成大中文學報　第七十四期
2021 年 9 月　頁 133-184
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

慈覺禪師宗賾生平及著作之相關考釋

王三慶*

摘　要

有關慈覺禪師宗賾之籍貫、生平及著作，歷來語焉不詳，且多爭論。國內佛典文獻僅見燈系書籍存載十餘則參禪語錄，以及蓮宗經典中散見之念佛偈頌等零篇，實與名列「蓮社繼祖五大法師」，或立七祖、八祖牌次；以及為雲門長蘆八祖之宗門釋家地位不能符合。何以會有如此反差，的確讓人百思不解？幸好海外保有十卷本的《禪苑清規》，使日本學者捷足先登，藉以發表不少的研究成果。隨著俄藏黑水城文物 TK132《慈覺禪師勸化文》等文物的公布，駒澤大學圖書館《慈覺禪師語錄》的發現，大足寶頂大佛灣第 15 號龕報恩的石刻報導，以及雲南阿吒力教經典存錄了宗賾的〈勸孝文〉或《葦江集》等殘文，大陸學者的新論著也接著蜂湧而出，不乏可觀的成績。唯筆者研究釋應之《五杉練若新學備用》時，亦觸及宗賾《禪苑清規》的相關問題，並研讀了不少此方文章，深覺仍有再探的必要，故特別針對以上諸問題予以重新檢討，用以補闕拙作〈黑水城出土文獻慈覺禪師著作及其相關問題研究〉及〈從慈覺禪師的相關作品看禪宗燈書的編纂問題〉二文。

關鍵詞：宗賾、《禪苑清規》、黑水城、《慈覺禪師勸化文》、《慈覺禪師語錄》

* 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名譽教授。

A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Life and Works of Zen Master Zongze Cijue

Wang, San-Ching
Honorary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origin, life, and works of Zen Master Zong Ze Ci Jue (1037-1106) are always obscure and disputed. It can merely ten more Zen quotations in "the Lamp Series" and a few verses of the chanting Buddha scattered in the Lian-Zong classics in domestic Buddhist documents. It does not match the status of the "Five Great Following Masters of the Lotus Society," or the Seventh and Eighth Patriarchs, as well as the status of the Eight Patriarchs of the Yun-Men Chang-Lu of Shi's Sect. Fortunately, the ten-volume version of the *Chan Yuan Qing Gui* is available overseas and makes Japanese scholars publish research first. With the publication of artifacts such as the Russian cultural relics from Khara-Khoto TK132, *Cijue's Persuade Collection*, the discovery of *Cijue's Quotations Collection* in the Komazawa University Library, the report of the stone carving No. 15 niche in Da-Fo-Wan, Da Zu Bao Ding, and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remnants of the "Quan Xiao Wen" or *Wei Jiang Collection* by Zong Ze in the Yun-nan Azhali classics, and new research by China scholars all had impressive achievements. In short, Zong Ze's *Chan Yuan Qing Gui* still needs further research and re-examine. Therefore, the abovementioned issues supplement two previous articles, "Related Researches on Monk Cijue's Works in Khara-Khoto Documents" and "The Compilation of Chan Buddhist Books as Seen from Related Works by Chan Master Cijue."

Keywords: Zong Ze, *Chan Yuan Qing Gui*, Khara-Khoto, *The Collection of the Persuasion of Zen Master Cijue*, *The Quotations of Zen Master Cijue*

慈覺禪師宗賾生平及著作之相關考釋

王三慶

一、緒論

有關慈覺禪師宗賾（1037-1106）之籍貫、生平、著作，歷來語焉不詳，且多爭論。就其著作而言，除了國內佛典燈系書籍存載十餘則參禪語錄，以及蓮宗經典散見念佛偈頌等零篇外，其他重要作品幾近亡佚，讓人難以想像他曾名列「蓮社繼祖五大法師」[1]，或立七祖[2]、八祖牌次[3]；或是雲門長蘆八祖之宗門地位。何以會有如此反差，讓人百思不解？隨著韓國《續藏經》及日本金澤文庫發現了一部中國久已亡佚之《禪苑清規》，於是重新刊入《卍新纂大日本續藏經》第 63 冊[4]中。該書上承懷海（749-814）《百丈清規》，下開無量壽（？-1209）的《人眾日用》[5]、四明演忠律寺住持嗣祖比丘省悟編述的《律苑事規》[6]、廬山東林大平興龍禪寺住持比丘弌咸

1 宋・宗曉編：《樂邦文類》，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第 47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以下簡稱「《大正藏》」），卷 3，頁 192c18-193c26。

2 明・大佑集：《淨土指歸集》，收入《大藏新纂卍續藏經》第 61 冊（臺北：白馬精舍印經會，2000，以下簡稱「《卍續藏經》」），頁 372b9-17。

3 參見明・正寂註：《淨土生無生論註》，收入《卍續藏經》第 61 冊，頁 834a2-b21；清・濟能纂輯：《角虎集》，收入《卍續藏經》第 62 冊，卷 2，頁 210c14-211a1；清・德真輯：《淨土紺珠》，收入《卍續藏經》第 62 冊，頁 666c24-667a9。

4 參見宋・宗賾集：〈禪苑清規序〉，《（重雕補註）禪苑清規》，收入《卍續藏經》第 63 冊，頁 522a5-556。

5 宋・宗壽：《日用小清規》，收入宋・惟勉編次：《叢林校定清規總要》，收入《卍續藏經》第 63 冊，卷 2，頁 557-619。

6 序題「泰定元年（1324）中元日：清容居士袁桷書」。元・省悟編述：《律苑事規》，收入《卍續藏經》第 60 冊，頁 92-144。

所編的《禪林備用清規》[7]、元・德輝（1329）重編《勅修百丈清規》[8]、天竺大圓覺教寺住持比丘自慶編述《增修教苑清規》[9]等作品，其重要性無庸置疑。也因如此，日本學者得以捷足先登，發表不少珍貴的先行研究。[10]大陸學者直到近年，始對本書全面進行校點和研究。先有蘇軍發軔，後見湛如之作[11]，尤其湛如既有專書研究，更兼錄文本之校點，後出轉精也是必然。至於國內文章多停留於淺顯介紹，比較重要的則有劉淑芬的〈《禪苑清規》所見的茶禮與茶湯〉[12]一文，涉及茶禪儀禮問題，圖文並茂，十分深入。另外一篇則是陳漢為《宗賾《禪苑清規》中宋代僧伽生活之探究》[13]，乃是以《禪苑清規》一書的內容探索宋代僧伽生活的學位論文。最令人詫異者莫過於黃啟江教授，其研究北宋佛教最稱精湛，又令人欽服，然而在深入考索禪宗雲門一系的師承分布與興衰過程時，却僅用短短數語，若究其故，非不能也，蓋諸多資料未出現前，所能發揮者有其囿限之故。[14]

---

7 序題「泰定二年（1325）六月清容居士：袁桷：敘」。元・弌咸編：《禪林備用清規》，收入《卍續藏經》第 63 冊，頁 620-666。

8 元・德輝重編：《勅修百丈清規》，收入《大正藏》第 48 冊，頁 1158b7-19。

9 序題「至正七年（1347）夏三月甲子金華黃溍序」。元・自慶編述：《增修教苑清規》，收入《卍續藏經》第 57 冊，頁 322b8-22。

10 如近藤良一〈長芦宗賾について〉（1966）、〈禅苑清規に於ける浄土思想——その思想史的起源〉（1967）。椎名宏雄〈北宋叢林の經濟生活について——『禪苑清規』中心の考察〉（1967）。鏡島元隆〈金沢文庫本「禅苑清規」について〉（1968）。小坂機融〈『禅苑清規』の変容過程について——高麗板『禅苑清規』の考察を介して〉（1972）、〈金沢文庫本「禅苑清規」と高麗版「禅苑清規」との関連について〉（1972）。佐藤達玄〈禅苑清規よりみた叢林の生活威儀〉（1973）。日置孝彥〈長蘆宗頤にみられる念仏の理解〉（1978）。永井政之〈北宋禅林の行事について——禅苑清規の一段をめぐつて〉（1983）、〈中國禅の民衆教化について——長蘆宗頤の場合〉（1985）。成河峰雄〈「禅苑清規」尊宿遷化の研究（二）出喪以降〉（1989）。柴田泰〈蓮社列祖としての延寿と宗賾〉（1999）。椎名宏雄〈『禅苑清規』成立の背景〉（2004）。林德立〈『禅苑清規』の研究——編者長蘆宗賾の生沒年を中心として〉（2008）、〈『禅苑清規』は如何に変遷してきたのか——高麗版の巻頭及び巻尾を介して〉（2008）。趟哲偉〈長蘆宗賾及其《禪苑清規》初探〉（2005）。

11 宋・宗賾著，蘇軍點校本：《禪苑清規》（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湛如：《《禪苑清規》研究：附《禪苑清規》校釋》（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

12 劉淑芬：〈《禪苑清規》中所見的茶禮與湯禮〉，《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8：4（2007.12），頁 629-670。

13 陳漢為：《宗賾《禪苑清規》中宋代僧伽生活之探究》（宜蘭：佛光大學佛教學系碩士學位論文，2011）。

14 黃啟江：《北宋佛教史論稿》（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收錄歷來單篇論文，凡有〈宋太宗與佛教〉、〈北宋的譯經潤文官與佛教〉、〈北宋汴京之寺院與佛教〉、〈從范仲淹的釋教觀看北宋真、仁

隨著《俄藏黑水城文獻》前六冊漢文部分的出版[15]，大陸學者佔了地利之便，先有李輝、馮國棟聯名針對第 3 冊 TK132 號撰寫頗富創見的文章：〈俄藏黑水城文獻《慈覺禪師勸化集》考〉[16]；後來加寫更為詳細的〈慈覺宗賾生平著述考〉[17]一文，補充前文之所未及，促使慈覺禪師宗賾的著述益形完備。另外，李小榮復據北京大學出版的《全宋詩》加以搜檢，對於慈覺禪師宗賾的佚詩也再給予補輯。[18]反觀日本學者可遲了一步，在《慈覺禪師勸化文》公布之後，僅見椎名宏雄繼續留意宗賾的相關資料，除了對文本進行整理外，也對該書撰寫了〈黑水城文獻「慈覺禪師勸化集」の出現〉[19]一篇論文，更利用掌握《慈覺禪師語錄》的優勢，展現其研究高度。只是對於文本的整理，基本上不如宋坤，畢竟漢字還是非其慣用母語，因此遇到《大正藏》或蘇軍校點句讀《禪苑清規》已經收錄的篇章，還能步武其後，有所依託；一旦遇到無文可資參考，下筆點斷不免有需斟酌商榷之處。話雖如此，海外的文獻資料仍然不可忽略，根據椎名宏雄的介紹，早在 1942 年，大屋德城曾經介紹過韓國京城崔南善收藏了一部仿元刊風格的高麗版《慈覺禪師語錄》三卷三冊，所以日本學者據此報導，將該文消息編入 1963 年出版的《新纂禪籍目錄》中；1969 年再次收錄於《韓國古書綜合目錄》。三則書誌消息同出一源，且都說明該書存藏於亞細亞問題研究所的「六堂文庫」，而「六堂」乃是崔南善（1890-1957）的室號。可是該書始終未見出現或刊行，直到後來追訪該書，經過多方打聽，才確認該文庫已經寄存

時的儒釋關係〉、〈論北宋明教契嵩的《夾註輔教編要義》〉、〈十一世紀高麗沙門義天入宋求法考論〉、〈雲門宗與北宋叢林之發展〉、〈江浙曹洞叢林與宋、日佛教關係〉、〈僧史家惠洪與其「禪教合一」觀〉、〈張商英護法的歷史意義〉、〈北宋時期兩浙的彌陀信仰〉，尤其〈雲門宗與北宋叢林之發展〉一篇，深入考索禪宗雲門一系的師承分布與興衰過程，仍然有待新資料的補苴。其他另有南宋以迄元代等諸多禪或淨土的文章，皆極具見地，因無涉本題，就此略而不談。

15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德堡分所、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編：《俄藏黑水城文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2000）。

16 李輝、馮國棟：〈俄藏黑水城文獻《慈覺禪師勸化集》考〉，《敦煌研究》2（2004.4），頁 104-106。

17 馮國棟、李輝：〈慈覺宗賾生平著述考〉，收入中華佛學研究編審委員會編：《中華佛學研究》第 8 輯（臺北：中華佛學研究所，2004），頁 235-248。

18 李小榮：〈慈覺禪師宗頤佚詩補輯〉，《古籍研究》45（2004.7），頁 142-150。

19 椎名宏雄：〈黒水城文献『慈覚禅師勧化集』の出現〉，《駒沢大学仏教学部研究紀要》62（2004.3），頁 15-42。

於首爾高麗大學，所以在 1986 年訪問該校時，特地專程探訪大學院圖書館的「六堂文庫」，只是書已了無踪影。根據同行李平來的詢問結果，此書已於 1950 年六二五動亂（南北韓戰爭）之際，不知去向。沒想到江田和雄捐出先人江田俊雄的藏書，於駒澤大學圖書館成立江田文庫時，卻意外出現一本三卷三冊有關《慈覺禪師語錄》的複寫本。也因如此，椎名宏雄不但有〈慈覺禪師語錄（翻刻）〉[20]全文的迻錄，隨後又發表了〈長蘆宗賾撰《慈覺禪師語錄》の出現とその意義〉[21]一文，針對該書作了初步的基礎研究，也為宗賾研究作出最大的貢獻。

不僅此也，大足石刻寶頂大佛灣第 15 號龕發現鐫有「慈覺大師」及勸孝文字，而雲南阿吒力經典中也載錄了宗賾的部分作品，於是先有陳明光〈大足寶頂山《報德經變》慈覺禪師宗賾溯源——探宗賾生平及其與宗頤異同辨〉[22]的發表，後有侯沖撰寫的〈宗賾《孝行錄》及其與大足寶頂勸孝石刻的關係〉[23]以及〈宋僧慈覺宗賾新考〉等續作[24]，可說將大足石刻結合了雲南在地發現的新材料，予以更進一程的深入論述，頗有新的見解與發明。另外劉賢高也有〈寶頂大佛灣第 15 號龕鐫「慈覺大師」考略〉[25]，以及兩篇也是大足石刻問題的後續探討，更涉及宗賾名字異文的考辨。此外，溫玉成、劉建華撰寫〈佛教考古兩得〉[26]，則是發現了宗賾〈蓮華勝會錄文〉的原碑石。凡此研究，都是植基於大陸內地發現的材料，於是逐漸脫離日本學者的研究範疇。

難能可貴的是，河北師範大學的宋坤針對《慈覺禪師勸化文》撰寫了碩士學位

---

20 椎名宏雄：〈『慈覺禪師語録』（翻刻）〉，《駒沢大学禅研究所年報》20（2008.12），頁 169-224。

21 椎名宏雄：〈長蘆宗賾撰『慈覚禅師語録』の出現とその意義〉，《印度學仏教學研究》57：2（2009.3），頁 744-750。

22 陳明光：〈大足寶頂山《報德經變》慈覺禪師宗賾溯源〉，《佛學研究》13（2004.6），頁 252-260。

23 侯沖：〈宗賾《孝行錄》及其與大足寶頂勸孝石刻的關係〉，《中國佛學》2：2（1999.10），頁 175-194；後收入胡文和主編：《西南石窟文獻》第 5 卷，梁公卿總編：《中國西南文獻叢書》第 8 輯（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2003），頁 234-254。

24 侯沖：〈宋僧慈覺宗賾新考〉，收入重慶大足石刻藝術博物館編：《大足石刻研究文集》第 5 集（重慶：重慶出版社，2005），頁 261-272。

25 劉賢高：〈寶頂大佛灣第 15 號龕鐫「慈覺大師」考略〉，收入郭相穎主編：《大足石刻研究文集》第 3 輯（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2），頁 301-308。

26 溫玉成、劉建華：〈佛教考古兩得〉，《佛學研究》11（2002.6），頁 354-358。

論文[27]，並參考了蘇軍點校的《禪苑清規》，總體研究的確比以往進步了，不過最大的貢獻還是將《慈覺禪師勸化文》重新整理點校，雖然仍有多處需待商榷，至少大家有了可用的清本。隨後又擷取了部分精要的研究成果，發表了〈慈覺禪師生平補考〉[28]一文。另外，上海師範大學陽珺也在導師侯沖的帶領下研讀《慈覺禪師語錄》，並進行了分段標點，修正椎名宏雄句讀上不少可資商榷處。更利用以上這些新發現的文獻，或相關的研究，重新檢視慈覺禪師宗賾的生平，以及《禪苑清規》中的禮佛齋供儀式，發表了學位論文：《宋僧慈覺宗賾新研》。[29]對於作者生平的探討，文本的分段與句讀，或者綜合的研究，作了不少新的突破。

筆者因為整理研究《五杉練若新學備用》一書，曾經涉及宗賾個人及《禪苑清規》的喪葬禮俗，在研讀部分資料與論文後，深覺宗賾的相關問題仍有可資探討處，因此在上海復旦大學主辦的「絲綢之路寫本文化與多元文明國際學術研討會」（2019.6.14-17）中發表了〈黑水城出土文獻慈覺禪師著作及其相關問題研究〉一文。今年又由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主辦之「2020 佛教文獻與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2020.11.28-29）發表了〈從禪宗燈書看「語錄」的編纂問題——以慈覺禪師為中心〉，後來修訂改題〈從慈覺禪師的相關作品看禪宗燈書的編纂問題〉，經審查通過，即將刊行於《故宮學術季刊》。[30]惟二篇文章論述各有側重，為了補闕以上諸多不足，特撰此文，針對宗賾的名號、籍貫和生卒年月，以及著作，進行總體辯證，並就教於方家。

---

27 宋坤：《俄藏黑水城宋慈覺禪師《勸化集》研究》（石家莊：河北師範大學哲學與人文科學學科專業碩士學位論文，2010）。

28 宋坤：〈慈覺禪師生平補考〉，《西夏研究》4（2010.11），頁 20-26。

29 陽珺：《宋僧慈覺宗賾新研》（上海：上海師範大學宗教學科專業碩士學位論文，2012）。

30 王三慶：〈從慈覺禪師的相關作品看禪宗燈書的編纂問題〉，《故宮學術季刊》38：4（2021.6），頁 31-68。

二、慈覺禪師宗賾的名號、籍貫和生平

有關慈覺禪師宗賾的名號、籍貫和生平，歷來說法歧異，宋坤在〈慈覺禪師生平補考〉一文綜合歸納云：「關於其名字，有宗賾、宗頤兩說；關於其籍貫有河北洺州、湖北襄陽、沼州，河南洛州或洛水等四說；關於侍母地點則有真州長蘆寺和廣平普會寺兩說等。」並且在各說之下列舉根據及註明出處，最後才以極自信的口吻給予確認：

> 近年來隨著舊材料的整理和新材料的發現，學術界對宗賾的研究已經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對史籍記載中的許多牴牾都進行了釐清。例如，經過考證，學者們一致認為慈覺禪師本名應以宗賾為是，宗頤為誤；其家鄉應為河北洺州。侍養母親的地點則應是廣平的普會寺而非真州長蘆寺。[31]

然後對於以上的分歧點，凡分：「一、宗賾生卒年代的判定」，「二、宗賾出任三處住持時間考」，進行詳細的考訂，如此看來，這篇應是最稱精確的論述。事實不然，因為既然知道《慈覺禪師語錄》一書的存在，卻未能更進一步的檢索閱讀，以至於其中部分問題就留給陽珺《宋僧慈覺宗賾新研》的論文再作修正。然而陽珺就讀的只是碩士學位，修習時間有限，這些問題也非他所討論的重點，致使該書仍然存在一些猶待解決的問題。何況透過《CBETA 電子佛典集成》的檢索，能夠找到的資料無疑都比歷來學者所引述的文獻更為詳盡，因此討論之前，先化繁為簡，分類整理，列成兩個表格，以作行文依據：

表 1　歷代佛典載錄宗賾名號出處

名號	書篇卷次
宗賾、慈覺賾	《禪苑清規》;《慈覺禪師勸化文》;《慈覺禪師語錄》;《建中靖國續燈錄》卷 18；《芝園集》卷下；《龍舒增廣淨土文》;《佛祖統紀》;《樂邦文類》卷 2：「蓮華勝會錄文　慈覺禪師宗賾」、卷 3：「蓮社繼祖五大法師傳」、卷 5：「勸念佛頌（四首）　慈覺禪師　宗賾」;《廬山蓮宗寶鑑》卷 1：「蓮宗寶鑑序」、卷 3：「念佛參禪求宗旨說」、卷 4：「長蘆慈覺禪師」;《緇門警訓》卷 8：「賾禪師誡洗麵文」;《續傳燈錄》卷 2：「長蘆宗賾禪師法嗣九人」、卷 18：「長蘆宗賾禪師法嗣九

[31] 以上兩處引文並見宋坤：〈慈覺禪師生平補考〉，頁 21。

	人」、卷 23：「台州萬年雪巢法一禪師」；《阿彌陀經疏鈔》卷 1：「十字者。宋長蘆宗賾禪師」；《施食通覽》：「水陸緣起　長蘆沙門　宗賾」；《淨土指歸集》卷 1：「蓮社立祖」；《淨土決》：「長蘆賾禪」；《西方直指》卷 3；《淨土生無生論註》：「又長蘆宗賾禪師則稱八祖也」；《淨土晨鐘》卷 1、10；《淨土全書》卷 1：「真州長蘆慈覺賾禪師勸參禪人兼修淨土」、卷 2；《角虎集》卷 2；《淨土紺珠》：「八祖」；《蓮邦詩選》；《補續高僧傳》卷 1、18；《諸上善人詠》：「長蘆宗賾禪師（五十三）」；《西舫彙征》卷 1：「慈覺宗賾」；《嘉泰普燈錄總目錄》卷 1、5、10；《五燈會元目錄》卷 2、16、18：「長蘆宗賾禪師」；《五燈嚴統目錄》卷 2、16、18；《五燈全書目錄》卷 6：「長蘆夫禪師法嗣」、卷 39：「台州萬年雪巢法一禪師」；《佛祖綱目》卷 37：「〇宗賾」；《禪燈世譜》卷 8：「長蘆應夫長蘆宗賾」；《如來香》卷 4、5、12；《父母恩重經變經文偈頌》；《禪林象器箋》卷 7、卷 28：「濾水囊」；《禪祖念佛集》卷 1：「宗賾禪師」；《普陀洛迦新志》卷 11；《峨眉山志》卷 2；寶頂山石窟大佛灣北岩中部；《勅修百丈清規》卷 5：「濾水囊」、卷 6：「龜鏡文」、卷 27：「宋長蘆宗賾禪師」；《百丈清規證義記》卷 7：「大眾龜鏡文」；《釋門正統》卷 1：「龍樹者」；《教外別傳》卷 9：「萬年法一禪師（泐潭清法嗣）」；《禪苑蒙求拾遺》「慈覺勸參」；《古今圖書集成・選輯》（下）》卷 181：「法一」
宗頤、慈覺頤	《金光明經》卷 1：「序」；《樂邦文類》卷 2：「觀無量壽佛經序」；《樂邦遺稿》；《宋史・藝文志》；《勅修百丈清規》卷 5：「濾水囊」、卷 6：「龜鏡文」、卷 8：「崇寧清規序」；《釋氏稽古略》卷 4；《續傳燈錄》卷 11、12：「長蘆廣照應夫禪師法嗣」；《增修教苑清規》卷 1：「濾水囊」；《釋門正統》卷 4；《建中靖國續燈錄目錄》卷 2：「真州長蘆廣照禪師法嗣二十三人」；《閱藏知津》卷 6：「金光明經（四卷）（南食北化）（前有「釋宗頤序」）」；《正史佛教資料類編》卷 8；《如來廣孝十種報恩道場儀》卷 4：「釋宗頤」；〈父母恩重經變經文偈頌〉；《緇門警訓》卷 1：「緇門警訓目錄　卷第一」、卷 6：「長蘆慈覺頤禪師龜鏡文」；《大明高僧傳》卷 7：「天台山萬年寺沙門釋法一傳五」；《新續高僧傳》卷 12：「南宋天台山萬年寺沙門釋法一傳」
新羅	《緇門警訓》卷 8：「賾禪師誡洗麵文」；《建中靖國續燈錄》卷 18；《五燈會元》卷 16；《五燈嚴統》卷 16；《續傳燈錄》卷 12、25；《慈覺禪師語錄》1.033、2.001、2.001、2.009、2.010、2.013、2.032、2.054、2.057、2.060、2.069、2.080、2.088、2.091、2.117、2.122、2.144、2.144、2.173、2.179、3.001、3.012、3.013、3.020、3.047 共 25 則。此書引述條次乃根據筆者整理校注本之則次編號，與椎名宏雄或陽珺稍微差異，尤其標點斷句或認字也多所改正。該書內容凡有 0.000〈真州長蘆崇福禪院第八代慈覺賾和尚語錄・序〉、1.001-1.034 真州長蘆崇福禪院慈覺禪師語錄　卷上　侍者祖大錄，乃普會參禪語錄，1.032 以後三條則是「師退普會，眾請居定晉岩」之參禪文字；2.001-

	2.095 侍者普式錄《真定府洪濟禪院語錄》，以上共編為上卷，2.096-2.196 侍者法瓊所錄真州長蘆崇福禪院慈覺禪師《洪濟語錄》及 3.001-3.050 舉古，是為卷中；4.001-4.081 侍者景福道浹錄寫之真州長蘆崇福禪院慈覺禪師語錄則為卷下。因此本文所指《慈覺禪師語錄》卷篇條次蓋以此為準，不再出註說明。

表 2　歷代佛典載錄宗賾籍貫出處

籍貫	書篇卷次
襄陽	《廬山蓮宗寶鑑》卷 4：「長蘆慈覺禪師」；《淨土晨鐘》卷 10；《補續高僧傳》卷 18：「長蘆賾禪師傳」；《淨土聖賢錄》卷 3：「宗賾」；《西舫彙征》卷 1：「法師宗賾」；《緇門崇行錄》，共六處
洺州	《五燈嚴統》卷 16：「真州長蘆宗賾慈覺禪師」；《五燈會元》
洛州	《建中靖國續燈錄》卷 18：「真定府洪濟禪院宗賾禪師」；《芝園集》；《五燈會元》卷 16：「真州長蘆宗賾慈覺禪師」
沼州	《續傳燈錄》卷 12：「長蘆廣照應夫禪師法嗣」

根據檢索與歸納作成的圖表，並覆案原書之後，則以上提到的幾個問題都有再予重新討論的必要，故特分述如下：

（一）「宗賾」名字的確認

最早談到「宗賾」生平者為佛國禪師惟白《建中靖國續燈錄》卷 18〈對機門・真定府洪濟禪院宗賾禪師〉的一段話：

> 姓孫氏，洛（洺）州永年人也。少習儒業，稟性超然。滿禪師勉令奉佛，投圓通禪師出家。未幾，祝髮披緇，參廣照禪師，屢扣宗猷，未有開發。足方躡堦，忽然悟道，投機頌曰：「舉足上甎堦，分明遮箇法。黃楊木畔笑呵呵，萬里青天一輪月。」遂陳其所悟，照乃可之。待制楊公畏命師出世，曾魯公宅奏賜椹服。[32]

這是佛國在紹聖 4 年（1097）或元符元年（1098）訪問了洪濟禪院住持慈覺回去以後（《慈覺語錄》卷上 2.075），撰作《建中靖國續燈錄》時的介紹及摘錄，因此正確性與權威不容置疑。其後元照（1048-1116）《芝園集》中留下了一篇《長蘆賾禪師文集・序》，乃是宗賾亡故不久，弟子們編輯文集，因而受託的撰作，其文云：

[32] 宋・惟白集：《建中靖國續燈錄》，收入《卍續藏經》第 78 冊，頁 754c13-755a19。

> 賾老禪師，河北洛水人，少業儒文，晚從釋氏，志節超邁，學問宏博，徧歷叢林，飽參宗匠。天機既洩，學眾雲從，三處住持，六時精苦，門墻壁峻，規矩霜嚴，著述盈編，播流寰海。傳聞有日，尚或持疑，比得斯文，喟然驚歎，不意後世復有大乘師耶！觀乎〈發菩提心要〉，則知修行發足，不踐於小道也。觀乎〈自警銘〉，則知篤志在道，無暇於世論也。觀乎〈百二十問〉，則知晨夕自檢，不容於妄慮也。觀乎〈誡洗麵文〉，則知節儉清苦，不以口腹費於僧物也。觀乎〈在家行儀〉，以至〈公門十勸〉，則知憫物情深，不擇於高下也。觀乎〈枯骨頌〉，則知達妄窮真，不為世相所動也。觀乎〈蓮華勝會序〉、〈勸念佛頌〉，則知決了死生，靈神有所歸也。觀乎〈坐禪儀〉，則知志尚修習，不徒於言句也。噫！正道難聞，知音罕遇，方圖欵（款）扣，以盡所懷，俄聞暮秋，奄歸真寂，沉吟感槩（慨），長鼾永日。惜乎！得非吾道衰替，不使真善知識久住世耶！古人有言，百年影殂，千載心在，覽斯集者，則禪師之心可鑒矣。[33]

此引文前還有兩段對慈覺禪師修道成就的肯定，由於無關於本小節的辯證，姑且省略。可是從宗賾名字、籍貫的確認，以及「少業儒文，晚從釋氏」，然後曾經在普會、洪濟、長蘆「三處住持」的過程也完全了然。尤其談到「著述盈編，播流寰海。傳聞有日，尚或持疑，比得斯文，喟然驚歎，不意後世復有大乘師耶！」這段話說明雖然久仰其名，不免仍然持有疑惑，等到讀過〈發菩提心〉、〈自警銘〉、〈百二十問〉、〈誡洗麵文〉、〈在家行儀〉、〈公門十勸〉、〈枯骨頌〉、〈蓮華勝會序〉、〈勸念佛頌〉、〈坐禪儀〉等篇章之後，始真正了解他的確是一位志尚修習德業的大乘師，誠非虛言。也因如此，原本想要找個機會當面請益，却聽說已在暮秋時節遷化亡故了，以至於沉吟感慨，整天為之長嘆不已。可想而知，兩人雖無見面暢談，互相切磋，但是稱宗賾為老禪師；在他遷化之後，弟子為他編輯《長蘆賾禪師文集》時，特請元照作「序」，則二人年紀及地位不會太過懸殊。而且這裡所談的篇目文章，除了〈枯骨頌〉外，盡是今日所知見，何況亡故於暮秋時節也和《慈覺禪師語錄》的

[33] 宋・元照：《芝園集》，收入《卍續藏經》第 59 冊，卷 2，頁 665b12-c20。椎名宏雄據此編列於〈附錄二　宋金元版禪籍逸書目錄〉，見椎名宏雄：《宋元版禪籍の研究》（東京：大東出版社，1993），頁 627。

最後數則完全呼應，足見這篇序文所談的內容可信度極高。

南宋期間，涉及宗賾生平者，凡有王日休（？-1173）撰述的《龍舒增廣淨土文》（1160），該書卷 11 收錄了「真州長蘆賾禪師勸參禪人兼修淨土」一篇，亦作宗賾。然而收錄最多且詳者，莫過於南宋・四明石芝沙門宗曉（1151-1214）編次之《樂邦文類》，凡有三處提及：一是卷 2 收錄了〈蓮華勝會錄文〉，下署：「慈覺禪師宗賾」。[34] 另一處是卷 5 的〈勸念佛頌〉四首和〈西方淨土頌〉十三首下的署名，然而最重要的錄文則是卷 3 有關的「蓮社繼祖五大法師傳」，其中第五位敘述則屬「宗賾」，文曰：

> 蓮社之立，既以遠公（334-416）為始祖，自師歸寂，抵今大宋慶元五年（1199）己未，凡八百九年矣。中間繼此道者乃有五師：一曰善導師，二曰法照師，三曰少康師，四曰省常師，五曰宗賾師。是五師者，莫不仰體佛慈，大啟度門，異世同轍，皆眾良導。傳記所載，誠不可掩，以故錄之，為繼祖焉。
>
> 一、善導師者。【……中略……】
>
> 五、宗賾師者，師賜號慈覺。元祐（1086-1094）中，住真州長蘆寺，宗說俱通，篤勤化物。有《葦江集》行于世，內列種種佛事，靡不運其慈念。蓋師自他俱利，願力洪深，故能遠紹佛化也如此，人或不知，返嫌忉怛，悲夫！師居長蘆，海眾雲臻，爰念無常之火，四面俱焚，豈可安然坐而待盡，乃遵盧阜之規，建立蓮華勝會，普勸修行念佛三昧。其法：日念阿彌陀佛，或百千聲，乃至萬聲，迴願往生西方淨土。各於日下，以十字記之。當時即感普賢、普慧二大菩薩預會，證明勝事，非所作所修契聖，曷至是耶！靈芝（元照 1048-1116）稱為近代大乘師，信乎！其為大乘師矣。
>
> 以上五師，紹隆大法，行業如此，繼遠為祖，孰曰不然乎！[35]

以上是南宋以前對於宗賾生平有關的紀錄與蓮宗祖師地位的確認，重要性不言

---

[34] 宋・宗曉編：《樂邦文類》，卷 2，頁 177b20-178c17，又明・宗本集：〈長蘆賾禪師勸參禪人兼修淨土　十二〉，《歸元直指集》，收入《卍續藏經》第 61 冊，卷 1，頁 434c12-435b10，以及明・李贄集：《淨土決》，收入《卍續藏經》第 61 冊，頁 499b17-c22，載「長蘆賾禪師勸人曰」，都轉錄了〈蓮華勝會文〉，然而有詳略的不同，文字也稍有差異，可以相互補校。

[35] 宋・宗曉編：《樂邦文類》，卷 3，頁 192c18。

而喻，以至於往後凡是列名「宗賾」或「慈覺賾」者，共有四十五部書左右。作「宗頤」者，則有十七種，如〈金光明經序〉或《樂邦文類》卷 2 所錄的〈觀無量壽佛經序〉，即題：「真定府十方洪濟禪院住持傳法慈覺大師宗頤述」或「慈覺禪師宗頤」。

不過，兩系之間還有八部書是「賾」、「頤」二字並存，可見這字因形近容易混淆。如果從載錄的數據及書籍出現的早晚加以衡量，當以「宗賾」為是。尤其師出同門的佛國禪師惟白（？-？）在元符元年廣照禪師（？-1098）遷化之後，來到洪濟禪院，慈覺特地為他開堂（參見《慈覺禪師語錄》第 2.078、2.080 條）。就此而言，筆者認為這次的會面不是隨意參訪而已，應該是為了雲門宗真州長蘆崇福禪院的未來大事，涉及該院的駐錫問題。足見兩人交情匪淺，以至於所編輯的《建中靖國續燈錄》不但選錄了慈覺禪師多則語錄，成為各燈系書中的領頭羊，甚至還可補足《慈覺禪師語錄》中部分小闕文。再來元照既然受託為《長蘆賾禪師文集》作序，所談的也都合乎事實，兩人又都與他如此地接近，則所提供的訊息遠比南宋以後諸人可信多了，可惜宗賾遷化之後弟子們為他編輯的這部文集不知是否刊印，但是元照的序文內容是足以印證編輯文集的真實性，因為這些篇章也是散存各書之中。當然最重要的還是「賾」字的確認，這點在 4.001-4.081 侍者景福道浹所紀錄的〈真州長蘆崇福禪院慈覺禪師語錄〉卷下第一則，第一次上堂時更由宗賾的口中得到了證明：

> 4.001、師開堂日，就真州崇寧禪寺。……又拈香云：「此一瓣香為祥為瑞，來多時也。如今却還本處，轉大法輪，供養廣照禪師，上酬法乳之恩。」時有僧出問：「圓通法席，廣照道場，此日開堂，願聞法要。」……擊香臺一下，靠却拄杖云：「宗賾名字，比丘道行無取，叨膺睿旨，掃灑長蘆。此日開堂，實愧才輕任重。然而摩訶般若有大威靈，以斯勝利因緣，……。」

顯然剛到真州崇寧禪寺就職，初次上堂即拈起香來說：這一瓣祥瑞香煙，早來多時了。如今還是回到原本來處轉大法輪，為著是供養廣照禪師，上酬老師的法乳恩澤。學僧接著問：既然接掌長蘆，這是承繼圓通禪師（1027-1090）的法席、廣照的道場，祈願能聽聽說法的要旨和高見。於是他就擊打香臺一下，靠却法座，拄著錫杖說：宗賾比丘，道行無可取效，却承接了詔令，來到長蘆駐錫，不得不在今日

正式開堂，深感慚愧一己的才輕任重。然而也因摩訶般若大智慧才有這等的大威靈，讓我得到如此殊勝因緣的機會出掌長蘆。以上這段語錄文字如果沒有抄錯或誤錄，實為他自己的名字和生平作了極為重要的確認。

反而上文引用南宋・宗曉編次的《樂邦文類》便出了問題，因為慈覺職掌長蘆崇福禪院並非在元祐年間，根據侍者景福、道浹所錄《慈覺語錄》卷下 4.001 條所顯示他出任真州長蘆崇福禪院的住持，並主持開堂儀式的時間是在崇寧 4 年（1105）。至於普度在至大元年（1308）序編的《廬山蓮宗寶鑑》卷 4 中也錄有「長蘆慈覺禪師」條云：

> 師諱宗賾，號慈覺，襄陽人也。父早亡，母陳氏鞠養於舅氏。少習儒業，志節高邁，學問宏博。二十九歲，禮真州長蘆秀禪師出家，參通玄理，明悟如來正法眼藏。元祐中（1086-1094 年四月）住長蘆寺，迎母於方丈東室，勸母剪髮，甘旨之外，勉進持念阿彌陀佛。日以勤志，始終七載。母臨終際，果念佛，無疾吉祥而逝。師自謂報親之心盡矣，乃製〈勸孝文〉，列一百二十位。撰《葦江集》、〈坐禪箴〉。仍遵廬山之規，建蓮花勝會，普勸僧俗同修念佛，導以觀想。其次立法，預會日，念阿彌陀佛，自百聲至千聲，千聲至萬聲，回向發願，期生淨土。各於日下，以十字計之，以辨功課。師一夕夢一人，烏巾白衣，風貌清美，可三十許。揖謂師曰：「欲入蓮花會，告書一名。」師乃取會錄問曰：「何姓名？」答曰：「普慧。」書已，白衣又云：「家兄亦告上一名。」師曰：「令兄何名？」答曰：「普賢。」言訖，遂隱。師覺已，謂諸耆宿曰：「《華嚴經、離世間品》有普賢、普慧。二菩薩助揚佛法，吾令建會，共期西方。感二大士幽贊，乃以二大士為會首云」，於是遠近皆嚮化焉。[36]

這段文字若持與上篇引文比較，也有互補之處，後來成為諸書共同援引的源頭。

此外，稍晚著作，如自序於清順治己亥（1659），周克復所纂的《淨土晨鐘》卷 10，說他「譔〈坐禪箴〉、《葦江集》，又有〈勸孝文〉一百二十則，大意以勸親修淨業，為出世間孝。靈芝照公稱為近代大乘導師，信哉！臨寂，念佛坐化。」[37]這些文

[36] 元・普度編：《廬山蓮宗寶鑑》，收入《大正藏》第 47 冊，卷 4，頁 324c16-325a7。
[37] 清・周克復纂：《淨土晨鐘》，收入《卍續藏經》第 62 冊，卷 10，頁 89a14-b2。

字也都可以參考。至於明・朱時恩的《佛祖綱目》卷 37：「宗賾」條[38]、清・俞行敏重輯的《淨土全書》卷 2 [39]中的文字，等同書鈔；或如南宋・天臺僧人志槃（1269）撰成《佛祖統紀》卷 27「往生高僧傳」中僅錄「宋長蘆宗賾禪師」[40]之名，其他如《阿彌陀經疏鈔》卷 1「四明持：十字者」[41]、《西方直指》卷 3「持名往生」[42]、《淨土聖賢錄》卷 3 [43]、《西舫彙征》卷 1 [44]等，這些後來編輯的作品既無補實，也僅是前面諸書或篇章的轉錄節略，了無新意，也就不必再多討論了。

（二）賜號「慈覺」，自稱「新羅」

有關「慈覺」賜號之說，宗曉《樂邦文類》卷 3：〈蓮社繼祖五大法師傳〉云：「五、宗賾師者，師賜號慈覺」[45]，元・普度（1254-1330）編《廬山蓮宗寶鑑》卷 4「長蘆慈覺禪師」條亦云：「師諱宗賾。號慈覺。」然而此號起於何時？根據《慈覺禪師語錄》云：

> 2.086、駙馬王都尉銑奏師號，茅朝散評製疏文送到，上堂集眾。師將牒文香上熏顯，舉起示眾云：「這裏會得，彌勒不曾授記，洞山本無閑名。其或未然，溈山水牯牛，字字分明。却請對眾讀看。」宣讀罷，陞座。拈香示眾云：「聖天子皇恩賜號，大檀越并疏持來。這裏會得，共酬不報之恩。若未委知，須著分明道破。此一瓣香，奉為今上皇帝，福深東海，壽等南山。」

這則語錄說明「慈覺」二字是「聖天子皇恩賜號」，而「駙馬王都尉銑奏師號，茅朝散評製疏文」，此後諸書皆承此說。然而尊稱宗賾為「慈覺禪師」，乃是自宋以來大家所共曉。唯其自稱「新羅」，學者似乎從未道及，根據《緇門警訓》卷 8〈誡洗麵文〉第十四首云：

---

38 明・朱時恩：《佛祖綱目》，收入《卍續藏經》第 85 冊，卷 37，頁 731b6。
39 清・俞行敏重輯：《淨土全書》，收入《卍續藏經》第 62 冊，卷 2，頁 185a22-b4。
40 宋・志磐：《佛祖統紀》，收入《大正藏》第 49 冊，卷 27，頁 271c1。
41 明・袾宏述：《阿彌陀經疏鈔》，收入《卍續藏經》第 22 冊，卷 1，頁 621a2-b9。
42 〔日〕淥田一念編：《西方直指》，收入《卍續藏經》第 61 冊，卷 3，頁 638a14-b21。
43 清・彭希涑述，彭際清記：《淨土聖賢錄》，收入《卍續藏經》第 78 冊，卷 3，頁 248b15-249b12。
44 清・瑞璋輯：《西舫彙征》，收入《卍續藏經》第 78 冊，卷 1，頁 355c14。
45 宋・宗曉編：《樂邦文類》，卷 3，頁 193c。

效古修行利益深，新羅不是拗叢林。雖然冷淡無滋味，聊表禪家一片心。[46]

這首詩文說明自己寫作〈誡洗麵文〉原因乃是起於「痛想圓通慈訓，真堪換骨洗腸；深思舜老規繩，須是斬釘截鐵。」蓋受圓通和曉舜（？-1067？）兩位禪師常戒學僧或制常住以及諸莊不得洗麵筋，寧願吃食淡無滋味的粗糙麵食，也不要浪費食物，又妨害道業修行的時間。所以他誡洗麵乃是前有所承，非敢鬧憋扭，公然拗捩當時的叢林風氣。這裡的「新羅」兩字絕對不是指稱他人，而是自己。儘管佛典所載語錄也有這麼一則：

上堂云：「新羅別無妙訣，當言不避截舌。但能心口相應，一生受用不徹。且道如何是心口相應底句？」良久云：「焦甎打著連底凍。參。」[47]

可是學者從來無人提到慈覺還有這個名號，大家也就不敢輕易主張了。於是需要更多的實例證據給予支持確認，因此不得不從他與大家參禪講話的《慈覺禪師語錄》一書說起。

根據此書載錄，「新羅」一詞的出現共有 22 次，但是所指的不是「新羅」國的代稱，而是紹聖 2 年（1095）4 月 18 日，正式住持真定府十方洪濟禪院，得賜紫衣、號慈覺之前，大家所不知道的一個僧家名號。畢竟慈覺在學僧大眾面前參禪說話時，既多不便於稱呼自己的名諱或法號，又在朝廷未曾賜號之前每以「新羅」自稱。這裡無法一一列舉，只從侍者祖大所錄的語錄中，在「退普會，眾請居定晉岩」上堂說法時便已出現，而在洪濟禪院時更被大量的記錄著[48]，如以下數則都有類似情形：

1.033 一則，學僧問：什麼是我們僧家的門風？宗賾便以劈箭急速來形容。學僧於是接著說，能否再解釋清楚？他就以「大覺世尊，天機漏洩；文殊老子，打草驚蛇。既然箭過新羅，第二義門，與君相見。」這段話形容我佛開始說法，到了文殊

[46] 元・永中補，明・如巹續集：《緇門警訓》，收入《大正藏》第 48 冊，卷 8，頁 1083b15-16。

[47] 此則《建中靖國續燈錄》卷 18「對機門」、《五燈會元》卷 16、《續傳燈錄》卷 12、《五燈嚴統》卷 16、《五燈全書》卷 35 都曾摘錄，文字大抵相同。

[48] 參見《慈覺禪師語錄》第 2.009、2.013、2.054、2.057、2.060、2.069、2.080、2.091、2.117、2.122、2.144、2.173、2.179、3.001、3.013、3.020、3.047。（以上編號蓋依卷次及則次，1.為卷上、2.3.為卷中、4.為卷下；然 2.3.同為洪濟語錄，故依次編則。）

驚駭世俗，一下子如鷹隼般飛快的傳遞到了「新羅」手中。以上這段話，的確很難把「新羅」二字解釋為古三韓的國名。

其次，第 2.001 則曾云：「師紹聖二年（1095）四月十八日開堂，於知府楊待制畏手中接得疏」，並請僧正對大家公開說明之後，即先行莊嚴，拈香祝頌當今皇帝和朝廷文武官僚，以及奉為廣照禪師，用酬法乳之恩。接著就座白椎，環顧左右學僧說：大覺世尊，天機漏洩；文殊老子，打草驚蛇。既然急箭傳遞到了新羅手中，第二義門便是出來與大家正式相見了。因此，學僧追問：「天竺始傳來少室，長蘆親授到新羅。滿筵朱紫凝神聽，未審宗乘事若何？」說的是從印度禪傳到祖師禪，從長蘆雲門禪傳到洪濟的新羅禪，整體預席諦聽者盡是穿朱戴紫的王公貴族身份，可不知佛法的真義事項如何？這則參禪話語顯然是在楊畏（1044-1112）以寶文閣待制出知真定府時[49]，正式賜號，並請他上堂參禪說法。

2.010、到永泰院。上堂時說了幾句話，然後歸結：「且道，新羅與永泰相見，如何道得第一句？」這裡即形容慈覺來到永泰院，如人見面一班，第一句話當從何說起？

2.013、小參時，曾舉說雲門師五祖訥和尚的偈頌，然後自說自問：「諸禪德，大小訥和尚祇道得一半。忽有人問新羅，又且如何祇對？」「忽有人問新羅」這句話當然是人問人，絕對不是在問說地名。

2.032、上堂時說：「新羅活計，本分家風。」這說明自己的看家本領、謀生技能盡是僧家本分，來自雲門長蘆的禪風。至於 2.088 是普會長老來訪時上堂，即說：「多寶分半座與能仁，新羅分半座與普會。」能夠分半座與普惠長老的新羅，所指即是普惠住持的自己。

凡此數則語錄所說的「新羅」都是人名的代稱，甚至可以說，是慈覺禪師指稱

---

49 「惇入相，畏遣所親陰結之，曰：『畏前日度勢力之輕重，遂因呂大防、蘇轍以逐劉摯、梁燾。方欲逐呂、蘇，二人覺，罷畏言職。畏迹在元祐，心在熙寧，首為相公開路者也。』惇至，徙畏為吏部，引以自助。中書侍郎李清臣、知樞密院安燾與惇不合，畏復陰附安、李，惇覺其情；又曾布、蔡卞言畏平日所為於惇，遂以寶文閣待制出知真定府。天下於是目為『楊三變』，謂其進于元豐（1078-1087），顯於元祐（1087-1094），遷於紹聖（1094-1098）也。」元・脫脫：〈列傳第一百十四・楊畏〉，《宋史》（臺北：鼎文書局，1977），卷 355，頁 11184。

自己，絕對不是一個地名或國名的代號，因此這是慈覺禪師一個大家向所未知的稱號。

（三）「洺州」是鄉里

誠如宋坤列舉，有關慈覺禪師的籍貫凡分河北洺州、湖北襄陽、沼州，河南洛州或洛水等四種異說，可是從《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檢索，覆案原書後，僅有《五燈嚴統》卷 16 作「洺州孫氏子」，反而與他同門而熟識的佛國禪師惟白在《建中靖國續燈錄》卷 18「真定府洪濟禪院宗賾禪師」說：「姓孫氏，洛州永年人也。」尤其廣照禪師遷化之後，佛國特地來到洪濟禪院，豈會將慈覺的籍貫記錯。再者，慈覺遷化，弟子委託元照為《長蘆賾禪師文集》特作「序」文云：「賾老禪師，河北洛水人，少業儒文，晚從釋氏。」除了微露宗賾稍長元照外，對於慈覺禪師少業儒文，廿九歲受清滿禪師鼓勵去投法秀圓通出家之生前事蹟，顯然也有一定的了解。因此他們兩人說是「洛州永年人也」或「河北洛水人」，應該不會大錯。問題是洛州既無永年一地，洛水也非屬河北轄境，只有洺州才屬河北，下轄永年。因此可以確認「洛」字應是刻板刀工將「洺」字之形筆誤或抄手複寫之任意所訛。所以，南宋以後的《五燈會元》卷 16 和後來的《五燈全書》也就以訛致訛，承襲了「洛州孫氏子」的這系說法。至於《續傳燈錄》卷 12 談到：「長蘆廣照應夫禪師法嗣：真定府洪濟宗頤禪師，姓孫氏，沼州人。」不但將頤賾名字因受形近影響而搞混，「沼」與「洺」「洛」也是形近訛誤的常例，故此說最不可信。

倒是主說襄陽人者凡有八處之多，從元・普度（1308）所編：《廬山蓮宗寶鑑》卷 4 記載以來，淨土系統書籍舉凡明・蓮池大師（袾宏，1535-1615）輯《緇門崇行錄》、明・明河（1588-1640）《補續高僧傳》（天啟辛酉 1621 虞山毛晉刊本）卷 18、清・周克《淨土晨鐘》卷 10、《淨土聖賢錄》卷 3、清・瑞璋（1839-？）輯《西舫彙征》卷 1 等書，提到宗賾籍貫都指說襄陽，卻無一部是屬宋代或同時人的作品，反而不如洺、洛、沼地點可能同一所指，只因字形接近，致使書寫訛誤後產生了歧異。尤其永年一地，宋、金時期皆在洺州轄區之內，屬於河北西路。其始置於北周，為

武安郡治。隋開皇年間（581-600）郡廢而改屬廣年。後來又因諱隋煬帝名廣，於是改廣年為永年。天寶元年（742），隸屬河北道。五代後梁，以邢州、洺州、磁州為保義軍。因此，從地理行政區來看，佛國禪師說他為「洛州永年人」絕對是「洺州永年人」，才合於歷史真相，將「洺州」誤刊為「洛州」是筆誤，說是襄陽或受大足刻石影響而誤傳吧！

更有一證，可以從《慈覺禪師語錄》中的幾則文字來仔細品味，書中所提到的「鄉」情意味何在？考之此字出現凡十三次，去除一般詞彙外，具有鄉情者在此特別摘錄，並說明其意涵：

1.005、上堂……眼皮漏綻，方知晝錦還鄉，意地遲迴，分赴龍華三會。

此則說明其主持普會禪院時，眼皮稍微展開，方知晝錦還鄉，而心地所以遲回，都是為了龍花三會。這是用了《漢書・項籍傳》記載項羽入關後，屠咸陽，大家勸他留居關中所回答的典故：「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史記・項羽本紀》作「衣繡夜行」，而歐陽修〈晝錦堂記〉更是當時膾炙人口的名篇。至於龍華三會，說明那時他正熱衷於淨土念佛的法會活動。就此看來，普會一地豈不正是他的故鄉？

1.011、重五日上堂，云：「……鸚鵡故鄉歸不得，大都言語太分明。」下座。

在重五日上堂時，以鸚鵡受人羈縻而回不了家，實因太會說人話了，所以才受愛寵而關在鳥籠中把玩，回不了故鄉。

2.193、上堂。僧問：「岩頭再訪桃園日，百丈重參馬祖時。……」瓊上座進云：「恁麼踏得故鄉田地穩，何愁諸處不聞聲？」

這位瓊上座即是記錄《洪濟語錄》卷中的侍者法瓊。慈覺曾經接到廣照禪師派遣使者三度持書招回長蘆，始終沒有成行，直到廣照遷化以後，才受詔請離開洪濟，正式接受了法衣，轉赴長蘆崇福禪院，於是瓊法師大概就在此時正式接掌洪濟禪院的住錫職位。這裡記錄學僧之問，溈山靈祐（771-853）曾問仰山慧寂（807-883）：「百丈（懷海，749-814）再參馬祖（道一，709-788，或 688-763，當以前說較合理）因緣，此二尊宿意旨如何？」仰山回說：「此是顯現大機大用。」後來百丈果得大機，

而黃蘗希運（？-855）得到大用。學僧於是希望慈覺禪師能夠將師徒二人往昔觀機逗教之事，當下方便再多提示分析，好讓他們也能得道證悟。

慈覺禪師就說：「眼睛烏溜溜地緊釘著，還是舊時模樣。」於是瓊上坐在旁接著上頭的問答說了，如果這麼穩當的踏著故鄉這處的泥土田地，何患四處不能聽到他的步履跫音。不必說破，謹守本性心田，如踏得故鄉田地的穩當，自得大機大用，於是這段參禪便藉由這個機鋒的對答中了悟。

1.022、上堂。僧問：「還鄉一曲如何唱？」
師云：「是處有芳草，滿城無故人。」
進云：「恁麼則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
師云：「知即得。」
問：「如何是臨溈境？」
師云：「青山隱隱白雲飛。」
進云：「如何是境中人？」
師云：「有意氣時添意氣。」
進云：「向上還有事也無？」
師云：「且領前話。」
師乃云：「古人道：『還鄉寂寂杳無蹤，不掛風帆水陸通。踏得故鄉田地穩，更無南北與西東。』大眾，這一片田地，分付來多時也。行住坐臥，常在其中。男女僧俗，各居本位。若向腳跟下悟去，共諸人衣錦還鄉。其或未然，咫尺故園歸未得，一重山外一重山。」

這是慈覺在普會禪院一次上堂時的參禪文字，學僧先問：還鄉一曲如何唱來？這裡還鄉有雙重的意涵，一是說學成後榮歸家鄉將如何傳法，另一意涵則隱喻學佛回歸本體初心後的境界又是如何，可否說來聽聽？慈覺給予的答覆是：到了那個境界，處處無不充滿了生機，而且也聞見芬芳馥郁的香草，滿城再也看不到具有分別心的世俗舊識人物。學僧接著又說：這麼著，豈不名滿天下無人不識君，可還有幾位可以談心的朋友。既知道已通達了，則如何回歸溈州鄉里，活在自由適意的境界中？於是慈覺便以「青山隱隱白雲飛」這一合律的詩句來說明通達時周邊的氛圍環境。那境中人可又如何了呢？慈覺回說：當意氣風發時更要趁勢奮起。學僧接著又

問：向上之外還有他事也無？於是又以〈杭州還鄉和尚唱〉的詩句作為解座前的總結，根據《祖庭事苑》卷 3 指說，此詩為閩越李氏子還鄉和上道勤所作，並非唐人佚名詩。詩意即說：靜悄悄無聲無息地回到故鄉，不須征帆，無須外力，水陸皆可通達。踏在故鄉的田地上是如此的安穩，何必分出你我或者東南西北的方向。大家可要知道，這一片田地與生俱來，早就與大家相通一氣了，任何時地伴隨著我們的行住坐臥。只要男女僧俗各居本位，如莊子息氣於踵，向腳跟下悟去，就能跟隨著大家衣錦還鄉，也自然走向悟道。否則的話，故鄉田園雖近，你也回去不了，縱使突破一重山之後，還會有另一重的障礙橫亙於前。

以上這則參禪公案一語雙關，既有所舉，也有所悟。更重要的是說出洺州才是故鄉，而還鄉和尚道勤所作的詩恰好隱喻著故鄉的熟悉環境有如人心的本體，無須假借外力就可順性自然，行住坐臥其中，了無隔閡障礙。

根據以上這幾則「鄉」字來看，都是在塞北邊緣的洺洲或真定府主持普會和洪濟禪院時上堂所記錄的參禪用語，證明慈覺禪師心目中的鄉里絕非襄陽，而是在洺州一地。

（四）生卒年與出世行道

有關宗賾的生卒年與出世之後住持幾個禪院的時間，各家說法不同。若以生卒年而言，根據陽珺的整理，凡有如下幾種不同的異說：釋震華主張生於後梁開平 4 年（910），卒於元祐 7 年（1092）；蘇軍認為生於嘉祐元年（1092），未定卒年；陳明光推斷生於皇祐 5 年（1053），卒於政和 3 年（1113）；李輝、馮國棟認為生於皇祐 5 年（1053）或翌年，卒於崇寧 2 或 3 年（1053-1154）；侯沖主張生於慶曆年間（1041-1048），卒於崇寧 2 年後（1103-1106）；林德立推斷生於嘉祐元年（1056），卒於大觀元年（1107）前；椎名宏雄推斷生於 1040，卒於 1109；宋坤主張生於皇祐末年（1054），卒於崇寧末年（1106）。[50]以上諸說，皆屬推斷，缺乏較明確的堅強實據。唯有陽珺《宋僧慈覺宗賾新研》根據《慈覺禪師語錄》卷下歲杪時節的自嘆：

[50] 陽珺：《宋僧慈覺宗賾新研》，頁 12。

「人生百歲，七十者稀。一年三百六十日，唯餘一日在。」因而證實這是他古稀之齡的最後一天，由於此卷是侍者景福、道浹在真州長蘆崇禪福院參禪的完整紀錄，所以據此前後推算，「宗賾生於景祐四年（1037）卒於崇寧五年（1106）九月，世壽六七十（實壽六十九）。」[51]從住錫長蘆時間開始推算，一直到結束，約是一年有餘。

倒是最稱完整而詳實的紀錄，囊括眾書之長，序於明・崇禎甲申（1644）的明河撰述《補續高僧傳》卷 18：「長蘆賾禪師傳」一則[52]，其文字云：

> 宗賾，襄陽孫氏子，父早亡，母携還舅氏家鞠養。長成習儒業，志節高邁，學問宏博。年二十九，幡然曰：「吾出家矣。」遂往真州長蘆，從秀圓通落髮，學最上乘。未幾，秀去而夫繼。師得旨於夫，遂為夫嗣，而紹長蘆之席，一法窟父子，接踵弘闡者三世，雲門之道大震，江淮之間幾無別響。師上堂曰：「金屑雖貴，落眼成翳；金屑既除，眼在甚處。」

這段話的時間節點：「秀去而夫繼」是宗賾生命的一個轉捩點，根據出自《建中靖國續燈錄》卷 10 云：「元豐甲子（七年、1084），越國大長公主、太尉張候敦禮奏請居法雲寺，為第一祖。神宗皇帝上仙，兩宮宣就神御前說法，賜圓通禪號。」[53]於是再從繼任長蘆的應夫廣照禪師。詎料隨圓通學最上乘多年未得印可，却在一次履階的當下因機而悟道，然後剖析自己的心得體悟，深得廣照禪師的印可，成為他心目中未來的理想繼嗣。故《慈覺禪師語錄》在普會禪院初上堂時，曾經自述云：「此一瓣香老胡泛海，特地傳來；揚子江頭，兩手分付。雖則一期鈍置，然而恩大難酬，奉為長蘆廣照禪師，上酬法乳之恩。」（1.001）可見塞北地方的居民因為有著信仰上的需求，希望能有大德高僧駐錫邊隅寺院，於是特地渡海來到長蘆，轉達信眾們的請求消息。廣照禪師也就在長江邊上，親手託付慈覺北上。先到保壽院，後則接掌普會及洪濟禪院。此間廣照禪師還曾三次派遣使者送去法衣，請他回來長蘆續命法乳，可是慈覺始終不動如山。（4.002）直到廣照遷化之後，因受詔命才南下繼承長蘆法席（2.078、4.001）。那麼他得到印可之後到駐錫長蘆之前（1084-1105）的二十一

---

51 陽珺：《宋僧慈覺宗賾新研》，頁 13。這個六七十疑為七十的筆誤。

52 明・明河：《補續高僧傳》，收入《卍續藏經》第 77 冊，卷 18，頁 492c13-493a14。

53 宋・惟白集：《建中靖國續燈錄》，卷 10，頁 699c20-23。此為神宗元豐 8 年（1085）事。

年時間，一般文獻上的紀錄往往語焉不詳，如今根據侍者祖大記錄的第一部分《慈覺禪師語錄》卷上（1.001-1.034），從第一則普會禪院開堂起始，訖於 1.031，凡有 31 條；其後「1.032、師退普會，眾請居定晉岩」，凡有三則上堂文字。第二部分則是侍者普式所錄的《真定府洪濟禪院語錄》，首則始於「2.001、師紹聖二年（1095）四月十八日開堂。於知府楊待制畏手中接得疏」。那麼，他主持普會禪院的起迄時間多長？然後再接掌洪濟。這一些問題，歷來紛紜不一。

由於《慈覺禪師語錄》首則紀錄：「1.001、師先住洺州普會禪院。開堂日，眾集定，於知郡韓朝奉宗哲手中接疏，示眾云：『還會麼？巨靈擡手無多子，分破華山千萬重。如其玉石未分，更請僧正大師為眾拈出。』」那麼，這位韓朝奉宗哲所給的疏文是在甚麼時候，便成為他駐錫普會的重要證據。考之《彭城集》卷 23 云：

> 承議郎通判鎮戎軍韓宗哲可通判大名府制，朕以北都圻甸居宇之重，而河防之役方復繁夥，故以旄鉞付樞機舊臣，使司管鑰。又惟其佐貳，宜所慎選，某幹畧堅挺，見于職任。是其遭事當不避難，奉長當不苟合，善治之效可跂俟也，以是命汝敬慎毋怠。[54]

神宗顯然以北都是要塞之地，加上黃河防澇十分繁複，特地慎選幹畧堅挺的樞機舊臣韓宗哲，俾以輔佐主官重任。至於這位推薦敦請慈覺主持洪濟禪院的主官則是楊畏（1044-1112），已見於前述。[55]在「生卒年與出世行道」一節，曾經談到宋神宗元豐 7 年（1084），法秀詔住京城法雲寺為第一祖，慈覺於是改投繼任者應夫廣照禪師門下，並得印可，隨後接受邊塞地區信眾的請求，回到洺州保壽院。不久，楊畏也以寶文閣待制出知真定府，並以主管轄區內的信仰問題從保壽院請來慈覺禪師主持普會禪院，因此兩人的交集時間應在元豐 8 年（1085）左右，並與「待制楊公畏命師出世」之說完全密合，即正式指令慈覺出來傳法。

只是從《慈覺禪師語錄》侍者祖大的紀錄，在開堂後，經過整整的三個解夏日，以迄元祐 3 年，近乎四年左右的時光，即告退普會，接受眾人敦請，住居定晉岩，

---

54 宋・劉攽：《彭城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35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卷 23，葉 2 下-3 上。

55 清・周克復纂：《淨土晨鐘》，頁 89a14-b2。

繼續上堂說法。那麼，說他奉養母親於方丈東室，勸母念佛，凡有七年之說[56]，難免有所誤傳。除非是在元祐年間，居長蘆未得印可之前，但是這情形絕無可能。因此必在普會禪院四年內，包括後來移居定晉岩，再續奉養母親三年，否則很難湊足七年之數。換句話說，從元祐 3 年（1088）以後的七年間，沒有重任在身，也是他推行蓮宗念佛最力與勤於盡孝的時刻，直到母親過逝，才受命接掌洪濟禪院。因為這時宗賾已屆五八之齡，母親至少七十五歲左右，這是十分合理的推測。當然此事也有可能發生在紹聖 2 年（1095）以後，住持真定府洪濟禪院十年（1095-1104）的時段內，然而除非他的母親非常高壽，否則絕無可能是在執掌長蘆崇福禪院最後的一年多。

此外，《樂邦文類》將他列為「蓮社繼祖五大法師」之一，《廬山蓮宗寶鑑》或淨土等文集也都收錄了他的生平或文集，甚至明・大佑集《淨土指歸集》卷 1：「蓮社立祖」[57]、《角虎集》卷 2 [58]等，也列名諱於七祖牌次。還有因隨師承的插隊而列名八祖者，如《淨土生無生論註》「次聲聞僧」所謂：「長蘆宗賾禪師則稱八祖也」[59]，《淨土紺珠》同。[60]凡此諸書的紀錄說明宗賾在蓮社中地位高尚，然而這可與他先後接受秀圓通、應夫廣照的禪學法脈，以及他因投機一頌而悟道，並得應夫印可，承繼雲門法嗣，後來接掌長蘆崇福禪院的說法不相違背。

根據宋・惟白集《建中靖國續燈錄》卷 18「真定府洪濟禪院宗賾禪師」，對其生平的敘述與蓮宗淨土的重點處不同，一者強調少習儒業，稟性超然，元豐清滿禪師才勉令奉佛。先後接受秀圓通、應夫廣照禪師的禪學教養。也因如此，《補續高僧傳》才有第二段上堂參禪的機鋒文字，只是這些文字在禪宗燈系文獻裡分散數處，如宋・

---

56 元・普度編：《廬山蓮宗寶鑑》，卷 4，頁 324，下欄云：「元祐中（1086-1094）住長蘆寺。迎母於方丈東室。勸母剪髮。甘旨之外。勉進持念阿彌陀佛。日以勤志始終七載。母臨終際果念佛無疾吉祥而逝。師自謂報親之心盡矣。乃製勸孝文。列一百二十位。」這段文字不符他最後一年多才住持長蘆的事實，而元祐中所指時間正是在普會與定晉岩的期限內合。

57 明・大佑集：《淨土指歸集》，卷 1，頁 372b9。

58 清・濟能纂輯：《角虎集》，卷 2，頁 210c14-211a1。

59 明・正寂註：《淨土生無生論註》，頁 834a2-b21。

60 清・德真輯：《淨土紺珠》，頁 666c24-667a9。

惟白集《建中靖國續燈錄》卷 18「真州長蘆崇福應夫廣照禪師法嗣：真定府洪濟禪院宗賾禪師」[61]、宋・普濟集《五燈會元》卷 16「真州長蘆宗賾慈覺禪師」[62]，或《五燈嚴統》卷 16 [63]、《五燈全書》卷 35 [64]等書，載錄幾盡全同，如今被捏合為一，不但已失語錄文獻的原來面貌。明河撰述時也都割裂混置，改動了文字。如上頭「金屑雖貴，落眼成醫」一段，從法眼文益禪師（885-958）以來，已經成為參禪悟道者「無所分別心」，以及不能「貴耳賤目」的討論命題。至於「眼耳若通隨處足，水聲山色自悠悠。」則是上堂機頌：「樓外紫金山色秀，門前甘露水聲寒。古槐陰下清風裏，試為諸人再指看。」一詩的結語。這兩段是在不同時空裡的上堂文字，勿論是棒頭取證，或者喝下承當，重點都是著重於眼耳會通的禪悟意境。雖有合也有分，處理時必須慎重。

至於《補續高僧傳》的第三段落，談到「師性孝，於方丈側別為小室，安其母於中，勸母剪髮，持念阿彌陀佛號。自製勸孝文，曲盡哀懇。」不但顯示其早年受到儒學教養的根底，也可看到儒釋合一的表現。甚至「師雖承傳南宗頓旨，而實以淨土自歸。」《如來香》卷 4「參究念佛門」也說：

> 長蘆宗賾禪師云：「念佛不礙參禪，參禪不礙念佛，法雖二門，理同一致。上智之人，凡所運為，不着二諦；下智之人，各立一邊，故不和合，多起紛爭。故參禪人破念佛，念佛人破參禪，皆因執實謗權，執權謗實，二俱道業未成，地獄先辦也。」[65]

因此禪淨雙修對宗賾而言，不成問題；針對世俗大眾以儒釋教化，也是方便法門，以至於安養一門攝化，而持勤匡道一念，則是他念茲在茲的急務，縱使言語難以及遠，也往往託筆墨以致心。這點與宗門向來「不立文字」的主張稍有不同，也是生前同意門人普惠收錄了他的部分作品，編署「鎮陽洪濟禪院慈覺和尚勸化文並

---

61 宋・惟白集：《建中靖國續燈錄》，卷 18，頁 754c13-755a19。

62 宋・普濟集：《五燈會元》，收入《卍續藏經》第 80 冊，卷 16，頁 343b24-c16。

63 明・通容集：《五燈嚴統》，收入《卍續藏經》第 81 冊，卷 16，頁 149a13-b5。

64 清・超永編輯：《五燈全書》，收入《卍續藏經》第 82 冊，卷 35，頁 21a11-b7。

65 清・唐時編：《如來香》，收入《國家圖書館善本佛典》第 52 冊（臺北：國家圖書館藏），卷 4，頁 401b1-6。

偈」，並由「朝請大夫前通判成德軍府事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崔振孫」，於崇寧 3 年（1104）為《慈覺禪師教化集》作序的主要原因，甚至書中也收入了遼・輔國大師郎思所撰的〈人生未悟歌〉及〈未悟歌〉二篇有益於勸化世人的作品，足見其對文字的重視，異於一般禪師。故《補續高僧傳》後來還摘錄數段名言，以備嘗鼎一臠，然後才以未詳所終而作結。

經過這麼冗長複雜的討論，有關宗賾禪師的名號、鄉里、籍貫、生卒年與出世行道時間才稍微清楚明白，這些都是得到新文獻的出現始告解決。

三、新著作的出現及其意義

著作多方，先後住持過洺州普會禪苑、在退普會後，眾僧還請他留住定晉岩，也上過堂，而留有三則參禪文字，後來接受楊畏徵召前往真定府主持洪濟禪苑，並且接受具有官方認可身分的紫衣榮譽及朝廷賜號，縱使幾經長蘆派遣使者持書三次敦請，仍然不動如山，直到廣照禪師遷化，才受命回到真州長蘆崇福禪院承續八祖的職位。可是這麼一位富有經驗的禪師；又接受了蓮宗的推崇，名列淨土五位著名導師之一，或者被列為七祖、八祖之尊者，有關他上堂參禪的語錄和傳教篇章，何以僅有零星的作品被收錄在傳統佛典的角落，幾乎湮沒不見。幸好海外保存了《禪苑清規》這部完整的著作，也在不知編者的《續傳燈錄》中記錄了如下的嗣法門人：

> 長蘆宗賾禪師法嗣九人：洪濟瓊禪師、北京照禪師、玄沙智章禪師、淨慈惟一禪師、蔣山善欽禪師、本覺道如禪師、天寧子深禪師、瑞峯延禪師、僧忍和尚（已上九人無錄）。[66]

另外道忞編修，吳侗集的《禪燈世譜》卷 8 錄下其師承長蘆應夫外，其法嗣也是這九個人。[67]所可惜者，他們並非赫赫有名的高僧，除了祖照承繼長蘆法脈，留下

[66] 明・居頂輯：《續傳燈錄》，收入《大正藏》第 51 冊，卷 18，頁 591c13-19。

[67] 明・道忞編修，吳侗集：《禪燈世譜》，收入《卍續藏經》第 86 冊，卷 8，頁 441a24-442a4。

部分參禪語錄；瓊上座則住持洪濟禪院，也有一篇上呈宋徽宗奏狀而批復的〈真定府洪濟禪院敕文札子碑〉外，其他就沒有太多資訊可作介紹。

隨著近年俄藏黑水城文物的刊行，居然在這西北偏遠的西夏國度裡，挖出了三種慈覺禪師的作品，如 TK323 為宋刻本〈發菩提心要略法門〉，標題下署「慈覺禪師依《花嚴》《悲華》等經集」，其文本至「如是三說」止，雖或現存佛典所不載之南宋珍貴刊本，然與《慈覺禪師勸化文》之〈發菩提心要略法門〉相較，稍失簡略，應是後出節本。[68]另一篇則是俄藏 B2 元寫冊頁《往生極樂偈》[69]，首抄〈白眾等各誦往生極樂偈〉，次頁乃錄「唐・彥琮法師集」之〈往生極樂偈〉。第一部分不題作者，然實為《慈覺禪師勸化文》〈勸念佛頌四首〉前二首，其後更有二偈：「普願眾生苦輪息，揔願除熱得清涼。皆發无上菩提心，同出愛河登彼岸。無邊煩惱斷，無上法門修。誓度諸眾生，皆願成佛道。」根據《樂邦文類》前二首題作〈淨土頌〉，乃以寬永 7 年刊宗教大學藏本作底本及宗教大學藏刊本作校本【甲】，進行迻錄校勘，其中卷 5 亦錄本文，第一、二首即「辨頌二首」，第三、四首則誤攔於〈西方淨土頌〉末句「此惡未嘗聞」之後，已失篇次。又《蓮邦詩選》僅選前二首，疑當時已被割裂或受此集所影響矣。[70]

然而最重要者莫過於門人普惠為他編集，且署名「《鎮陽洪濟禪院慈覺和尚勸化文並偈頌》」，又名「《慈覺禪師教化集》」[71]，是以北宋刊本的板式印行，每半葉 8 行，每行 15 字，板框雙邊，板心題署「化文　一」，第一葉附有「《慈覺禪師教化集》　朝請大夫前通判成德軍府事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崔振孫譔」、「崇寧三年（1104）九月初八日序」一篇，接下來則為十六篇的目錄，而上述二篇乃自此集獨立，分別刊寫。（圖 1）

68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德堡分所等編：《俄藏黑水城文獻》第 5 冊，頁 86。

69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德堡分所等編：《俄藏黑水城文獻》第 6 冊，頁 1 下欄。

70 宋・宗曉編：《樂邦文類》，卷 5，頁 219b11-19；明・廣貴輯：《蓮邦詩選》，收入《卍續藏經》第 62 冊，頁 799b1-5。案：此為七言偈四句。

71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德堡分所等編：《俄藏黑水城文獻》第 3 冊，頁 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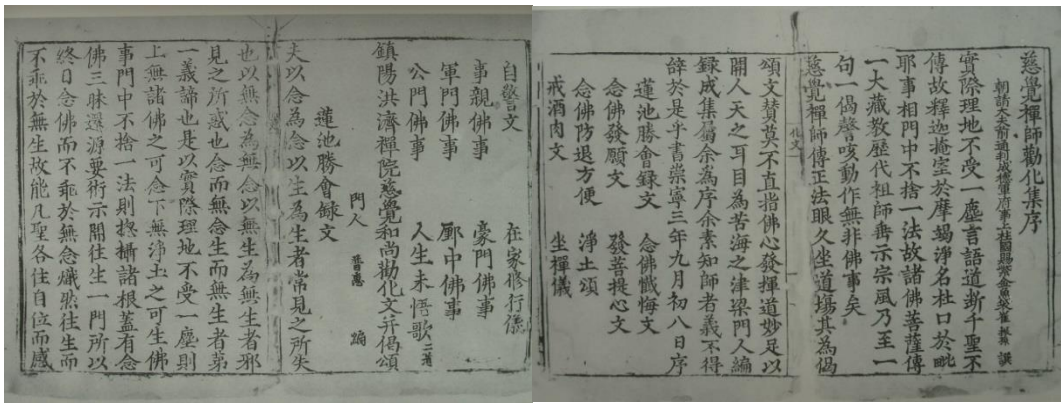
慈覺禪師勸化集序
朝請大夫前知越州軍府事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權[illegible]撰
實際理地不受一塵言語道斷千聖不
傳故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毗
耶事相門中不捨一法故諸佛菩薩傳
一大藏教歷代祖師垂示宗風乃至一
句一偈聲咳動作無非佛事矣
慈覺禪師傳正法眼久坐道場其為偈
頌文贊莫不直指佛心發揮道妙足以
開人天之耳目為苦海之津梁門人編
錄成集篇余為序余素知師者義不得
辭於是乎書崇寧三年九月初八日序
蓮池勝會錄文　念佛懺悔文
念佛發願文　發菩提心文
念佛防退方便　淨土頌
戒酒肉文　坐禪儀
自警文　在家修行儀
事親佛事　豪門佛事
軍門佛事　廊中佛事
公門佛事　人生未悟歌
鎮陽洪濟禪院慈覺和尚勸化文并偈頌
門人　普惠　編
蓮池勝會錄文
夫以念為念以生為生者常見之所失
也以無念為無念以無生為無生者邪
見之所惑也念而無念生而無生者第
一義諦也是以實際理地不受一塵則
上無諸佛之可念下無淨土之可生佛
事門中不捨一法則攝攝諸根蓋有念
佛三昧還源要術示開往生一門所以
終日念佛而不乖於無念熾然往生而
不乖於無生故能凡聖各住自位而感

圖 1　俄 TK132《慈覺禪師勸化文》書影

再者，另有貴重文獻仿元刊高麗本《慈覺禪師語錄》的複抄本被發現。[72]凡此兩書，都是出於宗賾門人的編輯，而為大家向所未曾利用的新文獻。也因如此，對於宗賾的研究便可進行如下幾點有意義的探索：

（一）可據以製作宗賾簡單的個人年譜

基於上述的新舊材料，筆者重新檢視後，除了對上述生平、籍貫、別稱做一論述外，也可將宗賾活動事跡編成如下一個年譜簡表：

1037 年	景祐 4 年生於河北洺州永年孫姓人家，母陳氏。此據 4.070 崇寧 5 年（1106）除夕條推斷。
1064 年	治平元年 29 歲（虛歲），依真州長蘆崇福禪院法秀禪師（1027-1091）出家。
1084 年	神宗元豐 7 年，法秀詔住京城法雲寺為第一祖，於是改投繼任者應夫廣照禪師門下，並得印可，然後接受邊塞地區信眾的請求，回到洺州保壽院。
1085 年	元豐中，參加衛州壇山六度寺濟律師增戒會。案：【衛州古衛地，宋稱，州治在汲縣，也曾短時間遷往共城和胙城。】
1085 年 3 月	1.001 元豐 8 年，從知郡韓朝奉宗哲手中接疏，出任洺州普會禪院住持，主持開堂及上堂儀式。此前，根據 1.002 慈覺禪師乃在洺州保壽院受請。 1.003 解夏上堂。案：【僧尼一夏九旬安居期滿而散去。南朝梁・宗懍《荊楚歲時記》云：「夏乃眾僧長養之節，在外行則恐傷草木蟲類，故九十日安居。至七月十五日，應禪寺掛搭，僧尼盡皆散去，謂之解夏。」明・謝肇淛《五雜俎・天部二》：「四月十五日，天下僧尼就禪剎搭掛，謂之『結夏』。」】
1086 年	1.008 寒食日上堂

72 有關此書的發現經過參見拙著：〈從慈覺禪師的相關作品看禪宗燈書的編纂問題〉，頁 31-68。

	1.011 重五日上堂 1.013 開爐日上堂 1.017 長蘆寺第一次派遣專使持書及法衣往見宗賾，認可其合法地位。 1.019 冬節上堂
1087 年	1.028 解夏上堂 1.031 受知縣李瑗字宣德陞座。案：【呂南公（約 1047-1086，字次儒，建昌南城人，自號「灌園先生」）有〈和酬李宣德〉之請升座二首。】 1.032（師）退普會，眾請居定晉岩禪果寺（？），上堂。因此慈覺禪師住持普會禪院起自元豐 8 年，以迄元祐 3 年（1085-1088），共四年左右。至於奉養母親于方丈東室，勸母念佛，凡有七年之說，或有誤傳。除非包括退普會後，眾請居定晉岩時再養母三年。或者此事發生於紹聖 2 年（1095）住持真定府洪濟禪院時。
1089 年	元祐 4 年冬，結蓮池勝會，作《蓮池勝會文》
1095 年	2.001 紹聖 2 年 4 月 18 日，正式住持真定府洪濟禪院，得贈紫衣，賜號慈覺。此後十年間，也有可能是奉養母親的時候。 2.002 師於磁州武安縣百法院授疏。案：【磁州一地乃隋朝開皇 10 年（590）置，治所在滏陽縣（今河北省磁縣）。以州西北有慈石山，為磁石集散地，故名。】 2.004 到邢州。案：【邢州，北宋時屬河北西路，宣和元年（1119）升為信德府，領八縣。】 2.005 過臥佛院 2.006 拂袖離鴛水，回頭望鵲山。案：【鴛水是邢臺縣的別稱。】 2.007 到趙州。案：【趙州即今河北趙縣一地，因從諗禪師（778-897）而成為語錄公案所提及。禪師俗姓郝，南泉普願門下，洪州宗傳人。】 2.008 到欒城柴侯寺。案：【漢初名將柴武隨劉邦起義，屢立戰功。又參與垓下之戰而封棘蒲侯，死後葬於欒城縣城東北之寺下村村西。以墳墓高大，故名柴武台。隋代於臺上建善眾寺，玄奘曾在此掛單。】 2.009 入院日上堂 2.010 到永泰院 2.016 解夏日上堂 2.024 受機宜大夫葛繁之請上堂。案：【清・玉峰懷西居士周夢顏安士氏匯輯《西歸直指》云：宋・葛繁，澄江人，少登科第，官至朝散。凡公署、私居，必營淨室，設佛像。嘗入室禮誦，舍利從空而下。平時以淨業普勸道俗，多服其化。有僧定中神遊淨土，見繁在焉。後無疾，面西端坐而化。】 2.030 中秋日上堂
1096 年	紹聖 3 年，摭諸家所集，刪補詳定，編成《水陸儀文》四卷。 2.040 歲旦上堂 2.043 結夏上堂 2.045 宗慧上座為先住禪師作齋上堂

1097 年	2.051 上元日升座 2.056 寒食日上堂 2.057 受牡丹會施主之請到嚴福院上堂。 2.065 曾宅（即曾孝寬，字令綽）夫人奏到命服（紫衣），使高客省士敦製法衣勸請上堂。案：【令綽者孝寬（1025-1090）字，泉州晉江人，增公亮子，以蔭知桐城縣。選知咸平縣，入知審官東院、判刑部。熙寧 5 年（1072），遷樞密都承旨。擢拜樞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丁父憂，除喪。孝寬以端明殿學士知河陽，徙鄆。連徒鎮，以吏部尚書召，孝寬至執政入為副相時，公亮尚在，西府迎養，時人榮之。及卒，年六十六。贈右光祿大夫。蓋是時令綽已死。又高客省士敦，宋人，黃庭堅有詩《送高士敦赴成都鈐轄二首》，蘇轍〈送高士敦赴成都兵鈐〉、蘇軾〈次許沖元韻送成都高士敦鈐轄〉，足見當日送行唱和者多人。】 2.066 施主慶紫衣受請上堂 2.067 冬至日上堂
1098 年	2.070 歲旦上堂 2.071 上元日升座 2.073 佛涅槃日上堂 2.075 紹聖 4 年（1097）或元符元年（1098）3 月 5 日，神宗皇帝忌日，受知府吳安持之請上堂。案：【吳安持，吳充次子，王安石婿。後遷工部侍郎，終天章閣待制。參見《宋史》卷 312 有〈吳充傳〉，又蘇軾有〈和吳安持使者迎駕〉。據清・陸心源撰《宋史翼・吳安持傳》云：崇元年削職入黨籍。（《通鑒長編・參楊仲良紀事本末》）則當逝於崇寧元年（1102）。】 2.077 承事公高紱為父祈福受請上堂 2.078 聞廣照和尚遷化上堂【可補廣照遷化時年】 2.080 佛國（惟白）禪師到院上堂 2.081 天演高客省夫人普圓請上堂 2.082 中秋日上堂 2.086 駙馬都尉王詵奏師號（慈覺），茅朝散評制疏文送到上堂。案：【王詵（1036-約 1093），字晉卿，山西太原人。宋初開國功臣王全斌後代，居河南開封。自幼好讀書，與蘇軾、黃庭堅、米芾有往來，「十年不遊權貴門」。官至宣州觀察使，娶宋英宗趙曙的女兒蜀國長公主，官左衛將軍、駙馬都尉。】 2.088 新普會長老升座。並以法衣付備長老 2.089 送備長老上堂 2.091 郭教授薦妻請上堂
1099 年	2.094 元符 2 年《禪苑清規》編寫中
1100 年	2.097 元符 3 年 2 月 1 日，宋徽宗繼位登基上堂 2.100 謝雨上堂 2.106 重陽日上堂

	2.110 水陸齋上堂 2.111 水陸齋上堂 2.117 普會長老專使設茶筵請上堂 元符 3 年（1100）11 月 1 日作〈誡洗麵文〉[73]
1101 年	2.121 歲旦上堂 2.127 獲鹿縣施主請上堂 2.140 齊州崇貴大德自五臺山回，設齋請上堂 2.145 蔡承議碩請上堂 2.148 通判宋朝奉修年為亡女請上堂 2.153 施主設水陸請升座 2.168 定州施主請上堂 2.182 夏末上堂 2.186 權府提刑張近奏留上堂 2.187 施主薦母受請上堂
1102 年	崇寧元年洪濟院廚前井邊安濾羅濾水
1103 年	崇寧 2 年 8 月 15 日，《禪苑清規》編成並作序，署「真定府十方洪濟禪院住持傳法慈覺大師宗賾集」。
1104 年	崇寧 3 年《慈覺禪師教化集》刊行，署「鎮陽洪濟禪院慈覺和尚勸化文並偈」，前後主持洪濟十方禪院共約十年左右（1095-1104）。
1105 年	4.001 崇寧 4 年出任真州長蘆崇福禪院住持，于真州崇寧禪寺開堂。 4.002 臨濟受帖日 4.009 師到六合縣香積禪院，知縣請升座。案：【六合古稱棠邑，隋開皇 4 年（584）定名六合。南唐時期六合縣屬江寧府（今南京），保大 6 年（948）改六合為雄州。】 4.015 到靈岩法義禪院升座。案：【靈岩禪寺位於南京六合區雄州靈岩山上，始建於唐・咸通年間。】 4.016 因出院上堂 4.017 結夏上堂 4.029 水陸上堂 4.032 提刑入寺堂 4.045 因雪上堂 4.046 全椒寶林輝和尚到院升座 4.047 送珉長老赴滁州崇寧上堂。案：滁州位於安徽省東部，離南京僅 50 公里，東與揚州市、淮安市接壤，西與淮南市、合肥市毗鄰，南與馬鞍山市相連，北與蚌埠市交界，自古即有「金陵鎖鑰、江淮保障」之稱。 4.048 天寧節（10/10）上堂 4.051 為米舖施主上堂

[73] 元・永中補，明・如巹續集：〈賾禪師誡洗麵文〉，《緇門警訓》，卷 8，頁 1082c29。

	4.055 請化主上堂 4.058 舉密首座住真州資福禪院上堂 4.059 次日再為上堂 4.061 謝首座上堂 4.062 冬節上堂 4.065 臘八日上堂 4.067 送化主上堂 4.070 上掌（堂）。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 師云：「善財別後知音少，樓閣門開盡日閑。」 進云：「如何是奪境不奪人？」 師云：「散關打破知身勝，卸却多年冷鐵衣。」 進云：「如何是入境俱奪？」 師云：「八千子弟皆歸漢，萬里山河不屬秦。」 進云：「如何是人境俱不奪？」 師云：「黃公山下三芝秀，陶令門前五柳春。」 師乃云：「人生百歲，七十者稀。一年三百六十日，唯餘一日在。過此已往，便是孟春猶寒。所以道，四序風馳，旋機電卷，得意毫微，雖速而不轉。諸人，向這裏會去，自從佩得空王印，箭急年光一任催。其或未然，為報參玄人，光陰莫虛度。」
1106 年	4.072 大觀元年，因火上堂 4.073 上堂。云：「今朝二月一，向陽新草出。江邊柳色似黃金，縱有春寒能幾日？還會麼？來朝二月二，天下起龍頭。」 4.077 佛涅槃日（2 月 15 日）上堂 4.081 病起上堂。云：「金風乍扇，玉露初垂。樓殿交光，江山如畫。雲堂高士，清樂有餘。病起禪翁，四肢輕健。虛堂共會，目擊道存。飜思昔日維摩，慚愧文殊師利。還會麼？恩大難酬。」

大觀元年（1106）9 月，遷化，世壽七十一（實歲七十，僧臘四十有二）。[74]故《嘉泰普燈錄》卷 10「台州萬年雪巢法一禪師」：

> 大師襄陽郡王李公遵勉之玄孫也，世居開封祥符縣，母夢一老僧至而產。師年十七，試上庠。從祖仕淮南，欲官之，不就。將棄家，事長蘆慈覺賾禪師，翁弗許。母曰：「此必宿世沙門，願勿奪其志。」未幾，慈覺沒。大觀改元，禮靈巖通照愿禪師，祝髮登具。依愿十年，迷悶不能入。[75]

[74] 此表乃據駒澤大學圖書館公布之《慈覺禪師語錄》作底本，並參考陽珺所編年表增補而成，特此說明。又以上各則編號乃筆者後加，前二位數指卷數，後三位則指其則次。

[75] 宋・正受編：《嘉泰普燈錄》，收入《卍續藏經》第 79 冊，卷 10，頁 353c14-354a13。又參見明・居頂輯：《續傳燈錄》，卷 23，頁 625c7-15：「台州萬年雪巢法一禪師」。

據此，慈覺當卒於宋徽宗「大觀改元」年（1106），以至於雪巢法一禪師不得不改禮靈岩通照願禪師，衡量文獻記錄時間，也與元照撰寫的《長蘆賾禪師文集・序》若合符節。再者，崇寧 5 年 9 月之後，即由祖照道和接掌真州長蘆崇福禪院，而上座侍者法瓊不知是否隨慈覺南下，還是逕掌洪濟禪院；或者在其遷化後才北返住持，只見存有大觀 2 年（1108）尚書省向成德軍傳達聖旨箚子的「真定府洪濟禪院敕文札子碑」，下半則錄成德軍府照會洪濟禪院住持法瓊執行敕命的帖子。[76]翌年，法瓊也將自己錄寫慈覺禪師的部分《洪濟語錄》，並與同門師兄弟前後的抄錄合編成《慈覺禪師語錄》一書。

（二）可據已知全書及零篇整理出如下著作總表，並說明收錄異同關係

傳統文獻有關慈覺禪師宗賾的作品，除了十卷本《禪苑清規》完整無缺外，其他僅存零星的詩文篇章和燈系書籍存載的幾則上堂參禪語錄或偈頌，的確有失大乘宗師的釋家地位，何以會有如此反差，讓人百思不解？幸好這個疑問隨著近年來絲路沿線黑水城文物的公布，以及近十年來《慈覺禪師語錄》的再現，讓我們了解其生平就如附錄的表列情況。原來他在治平 2 年（1065）廿九歲時，經過清滿禪師勉令奉佛，於是往投長蘆法雲秀禪師出家。北宋神宗元豐 7 年（1084），秀禪師受詔，住錫京城法雲寺為第一祖，因而改投繼任者應夫廣照禪師門下，然後得到廣照禪師印可，即受信眾的請求及照顧老母的需要，回到洺州保壽院，這時應該是接母奉養最稱合宜的時刻。元豐 8 年（1085）3 月，才又受請出任普會禪院住持一職，以至於元祐 3 年（1088）退普會止，前後凡有三年許。後來眾人又請居定晉岩，繼續上堂參禪。紹聖 2 年（1095）受命駐錫真定府洪濟禪院，前後至少十年之久。至於駐錫所在，盡屬塞北長城內緣。直到最後一年半，才南下主持真州長蘆的崇福禪院。也因如此，滎陽子呂希哲在法嗣編輯的著作中才說：「先覺許其出世，後學願以為師。

[76] 楊倩描：〈北宋《真定府洪濟禪院敕文箚子碑》考析〉，《河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6（2012.11），頁 36-42。

住塞北之道場，一方從化；徙江干之法席，四眾如歸」、「廣雲門之法乳」。[77]所謂出世即獲得官方正式公認，可以出來為世俗人間傳揚佛法，唐・柳宗元《龍城錄・任中宣夢水神持鏡》云：「此鏡乃水府至寶，出世有期，今當歸我矣。」[78]因此意義上與廿九歲時往投長蘆崇福禪院法雲秀禪師處落髮出家的意義不同。

但是他在 4.001 崇寧 4 年（1105）出任真州長蘆崇福禪院住持後，隨即於真州崇寧禪寺開堂，翌年（1106）的 2 月 1 日及佛涅槃日（2 月 15 日）上了堂，不久便一病成痾，直到「金風乍扇，玉露初垂」的初秋時節，病況稍有起色的這位「禪翁」勉強撐起最後的一道餘光上堂，此後再也沒有看到他的上堂紀錄，身體應該已告違和，直到遷化矣。因此在長蘆的短暫時光中，並未培養出具有影響力的弟子。後來接任長蘆崇福禪院者為大通善本禪師（1035-1109）的法嗣祖照道和（1056-1124），也在宣和 6 年的十八年後（1124）8 月 7 日，書偈端坐而遷化。[79]生前一年，又將雲門燈系傳給丹霞淳弟子真歇清了，於是長蘆雲門法乳斷絕，終歸青原曹洞一系。何況影響更大的事件莫過於宗賾死後不出二十年，歷史上發生了天翻地覆的靖康巨變（1126-1127），徽、欽二帝為金人北擄，高宗即位於應天府（今河南商丘），改元建炎，然後遷都臨安（杭州），於是整個政經文化完全南移，以至於傳承法嗣如真定府洪濟法瓊等幾乎盡留金地，而大部分著作更是未能流傳江南。這種情形無異於唐代北宗禪神秀及其弟子普寂、義福在安史亂後，為南宗取代的再現，這才是雲門一系真正式微的主要原因。[80]若非嘉泰壬戌 2 年（1202）虞八宣教，以舊本磨滅而重刻《禪苑清規》；原來西夏國都的黑水城也出土了缺殘半葉且稍有不純的一卷本《慈覺禪師勸化文》（全 45 葉）；再者，日本駒澤大學又發現了韓國高麗大學原藏三卷刻本

---

77 參見《真州長蘆崇福禪院第八代慈覺賾和尚語錄・序》（東京：駒澤大學圖書館江田文庫藏）。

78 唐・柳宗元：〈任中宣夢水神持鏡〉，《龍城錄》，收入《百川學海》第 1 冊（臺北：新興書局，1969），卷上，頁 528-529。

79 宋・正受編：《嘉泰普燈錄》，卷 8，頁 340a7-9。

80 案楊曾文：《宋元禪宗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第三章　北宋雲門宗的興盛」、「第一節　附錄：雲門宗傳承略表」所敘僅及京城圓通法秀、佛國惟白，另則慧林宗本、大通善本，不及長蘆慈覺及洪濟法瓊。黃啟江〈雲門宗與北宋叢林之發展〉一文，原發表於《大陸雜誌》第 89 卷第 6 期，頁 6-27，後收入氏著：《北宋佛教史論稿》，頁 223-274，深入考索該宗的師承分布與興衰過程，雖及慈覺禪師，所用皆舊說，蓋新資料尚未問世故也。

《慈覺禪師語錄》的複寫本，以及大足石刻及雲南阿吒力教經典也出現孝道有關的文字和失傳《葦江集》部分的可能殘留，使我們能夠復原掌握他的大部分著作。因此，除了《慈覺禪師語錄》中的詩偈將另細緻的討論外，這裡擬將《禪苑清規》、《慈覺禪師勸化文》、《真州長蘆崇福禪院第八代慈覺賾和尚語錄》及「CBETA 中文電子佛典檢索系統」的拾取，重新還原比對，並將各篇次第異同予以考證後，以附註的方式，作成附錄，並且從三個方面來予以討論：

1、《禪苑清規》第八卷以後載錄的篇章

若以最早出現的《禪苑清規》一書來看，前七卷都是載錄有關禪苑叢林僧尼養成和日常生活中的規定，以及相關的生命禮儀和社交往來的須知事項。後三卷載錄了十一篇文章，其中〈坐禪儀〉、〈自警文〉二篇與《緇門警訓》卷 1 載錄互見，〈勸檀信〉一篇《慈覺禪師勸化文》收錄，題作〈在家脩行儀〉。其餘則為它書所未見。

2、《慈覺禪師勸化文》收錄的篇章

本書收錄十六篇，篇中更具有多首內容，亦有他人作品被編入者，如〈人生未悟歌二道〉下題「輔國大師撰」，〈未悟歌〉題作「郎師」，二名實為同人，即遼高僧郎思孝，非屬宗賾所作。其他十五篇作品經核實後，除第十篇〈在家脩行儀〉為《禪苑清規》第 10 卷收錄首篇〈勸檀信〉外，凡有〈發菩提心文〉（內文題作「發菩提心要略法門」）、〈戒酒肉文〉、〈事親佛事〉、〈豪門佛事〉、〈軍門佛事〉、〈鄽中佛事普勸諸行百戶，脩真實慈悲行。〉、〈公門佛事并頌【10 首】〉等，未見其它佛典收錄，乃宗賾佚失作品，彌足珍貴。至於互見諸篇，仍有些許可談之處：

（1）〈蓮池勝會錄文〉：本篇《樂邦文類》卷 2、《如來香》卷 12、《龍舒淨土文》卷 11、《淨土全書》卷上題：「勸參禪人兼修淨土十二」、又此原碑已經出土。《歸元直指》卷上文字刪節簡化，且多異文。《淨土決》，僅載末段，《慈覺禪師勸化文》原題「蓮池」，諸本皆作「蓮華」。

（2）〈念佛懺悔文〉：此文在《華嚴經海印道場懺儀》卷 42 所附未校本甲原題：「附慈覺懺悔文」。

（3）〈念佛發願文〉：本篇《樂邦文類》卷 2 載錄，題作：「念佛迴向發願文　同前」，置於上篇及下篇之後，次序略有不同。又清・西吳唐時（宜之）手輯本《如來香》卷 12 題作：「念佛迴向發願文　宗賾」。另《禮念彌陀道場懺法》卷 7 雖不署名，文字相同。

（4）〈勸念佛頌四首〉（〈念佛防退方便〉（四首））：案本篇《樂邦文類》卷 5 乃根據宗教大學藏【原】寬永 7 年刊宗教大學藏本及【甲】刊本迻錄校勘，題作：〈勸念佛頌（四首）〉，其中第一、二首即為「辨頌二首」，第三、四首卻誤攔於〈西方淨土頌〉末「此惡未嘗聞」之後，當回移補入，並改「二首」為「四首」。又底本無〈西方〉二字，據《大正藏》補，以醒文意。《蓮邦詩選》僅選錄前二首，疑受此集影響。又《西舫彙征》卷上及《佛祖統紀》卷 27 亦曾收錄。又見俄藏 B2《往生極樂偈》。

（5）〈淨土頌〉【13 首】：《樂邦文類》卷 5 題作〈西方淨土頌〉，《蓮邦詩選》亦錄。

3、《真州長蘆崇福禪院第八代慈覺賾和尚語錄》

此書為日本駒澤大學圖書館江田文庫藏，原藏者江田俊雄二戰前執教於韓國東國佛教專門學校時，根據崔南善氏「六堂文庫」藏倣元刊高麗版之複抄，原刊本已於韓戰時期亡佚，故今高麗大學圖書館該文庫亦無此書。[81]就複抄本來看，此本應為完篇，卷前有題署「大觀三年（1109）十月　日　滎陽子呂希哲　序」之〈真州長蘆崇福禪院第八代慈覺賾和尚語錄・序〉一篇，其後分上中下三卷，卷上為侍者祖大所錄在洺州普會禪院及退普會眾請居定晉岩的上堂語錄 31 則，另又編了侍者普式紀錄《真定府洪濟禪院語錄》95 則，卷中則為侍者法瓊續錄《洪濟語錄》第 96-196 則，以及 50 則舉古，卷下則有侍者景福道浹所錄《真州長蘆崇福禪院慈覺禪師語錄》81 則，全書除舉古 50 則外，總共存錄了 331 則上堂的參禪語錄，若持與燈系六書三個系統，僅存錄 14 則的文字相較，不啻天壤之別。何況後來的燈書「每條文字也都經過刪節，大失原來真相。從開堂、上堂後的話頭機鋒，經過反覆的提問和

[81] 參見拙著：〈從慈覺禪師的相關作品看禪宗燈書的編纂問題〉，頁 31-68。其中「三、現存燈系中的慈覺語錄及專輯的出現」一節，對於此書書誌及研究概況有較詳細介紹，可資參考。

作答，以及主持禪師最後的歸納總結和檢討，整體流程都有個前因後果和機鋒的發揮收放，也有它的流暢儀式和程序。尤其禪師最後更需要將這次上堂的討論對大家明白開示，發揮他多年來所持的戒、定、慧修為，引導大家進入佛法的正確門徑，自然形成了一己的宗派與特色。」

由於宗賾和蘇東坡、黃庭堅、佛印（1032-1098）、惠洪（1071-1128）等人所處的時代背景和風尚十分接近，宋代詩詞中的語言格律及通俗化、說理的傾向和詩論，多少也在此書中有所呈現。

4、根據其它佛典中可以增補上述三書的篇章

以上三書都是慈覺禪師的完篇著作，一本乃向所周知的作品，兩本則是上世紀初及本世紀初新發現的文物。《葦江集》和《長蘆賾禪師文集》不知是否刊行，縱使刊行恐怕也已經佚失不傳。此外，還有以上三書未曾收錄的零星篇章存載於一般佛典之中，今特增輯如下：

（1）〈誡洗麵文〉及 40 首詩偈：據《緇門警訓》卷 8 增補；

（2）〈水陸緣起〉：據《施食通覽》載錄；

（3）〈投佛祈求嗣息〉十恩德、《大藏報父母恩德經》；

（4）《父母恩重經變經文偈頌》：原篇題作〈投佛祈求嗣息〉，乃雲南阿吒力教經典《如來廣孝十種報恩道場儀》所錄；

（5）《金光明經・序》；

（6）〈念佛防退方便文〉：《如來香》卷 12；

（7）〈念佛迴向發願文〉：《如來香》卷 12；

（8）〈投機頌〉等禪機語錄：《建中靖國續燈錄》卷 18；

（9）結勝蓮華社，著〈勸孝文〉一百二十篇《如來廣孝十種報恩道場儀》卷 2：「儒釋以孝為宗」；

（10）〈十六觀頌〉：《佛祖統紀》卷 27；

（11）《孝行錄》（佚）：雲南阿吒力教經典《如來廣孝十種報恩道場儀》。

以上零星殘篇都可補足三書之不足，而佚失的兩本著作篇目亦有與此重見者，

凡此問題也有用註文表述者，在此也就不一一討論細說了。

四、結論

慈覺禪師宗賾勿論在禪宗或蓮宗地位，無疑是大乘宗師級人物，過去他的生平籍貫，履歷和著作，總是語焉不詳。國內傳統佛典僅見零篇之作，幸好《高麗續藏經》及日本金澤文庫都存藏《禪苑清規》一書，尚能見其對禪境雙修及域外釋家之種種影響。隨著黑水城《慈覺禪師勸化文》的出土及晚近刊行出版，讓我們了解其著作富有淺顯通俗之語言風格，用以勸化世人。更有仿元刊的高麗版《真州長蘆崇福禪院第八代慈覺賾和尚語錄》問世，證明雲門長蘆八代祖禪師的地位，唯一可惜的是原書已經亡佚不見，然而日本駒澤大學圖書館江田文庫尚存有江田俊雄之複寫本。版式雖變，內容可信。此外，又有大足寶鼎灣題署宗賾的孝行文字及雲南阿吒力教經典中存載的《如來廣孝十種報恩道場儀》等，無形之中都為宗賾在禪宗或淨土蓮宗的不解謎底和地位作了新的回答。

也因此等新文獻的出現，足以確認宗賾非宗頤，景祐 4 年（1037）出生洺州，父早亡，隨母投靠舅父。廿九歲受清滿禪師勸勉，往投長蘆崇福禪院法雲秀圓通禪師處落髮出家。元豐 7 年（1084），圓通受詔住京城法雲寺第一祖，於是改投應夫廣照禪師門下，並得印可。然後接受邊塞地區信眾的請求，回到洺州保壽院，此時或為接母奉養的最適合時刻。8 年（1085 年 3 月）則從知郡韓朝奉宗哲手中接疏，受請出任洺州普會禪院，主持開堂上堂儀式。元祐 3 年（1088），退普會，眾請居定晉岩，故奉養母親于方丈東室，凡有七年之說，或有誤傳，除非還包括居定晉岩的這段時間。紹聖 2 年（1095）住持真定府洪濟禪院，得贈紫衣，賜號慈覺，由駙馬都尉王詵（1036-1093）奏師號。奉養母親若非前段時間，也有可能在此十年之內，只是此事發生在保壽院一地較為可能，蓋宗賾此時年屆 58 歲，母親已是坐七望八之齡，這是難得的高壽。翌年（1096）編成《水陸儀文》四卷。元符元年（1098），廣

照和尚遷化。2 年（1099）編寫《禪苑清規》。元符 3 年（1100）11 月 1 日作〈誡洗麵文〉。崇寧元年（1102）洪濟院廚前井邊安濾羅濾水。2 年（1103）8 月 15 日，《禪苑清規》編成並作序，署「真定府十方洪濟禪院住持傳法慈覺大師宗賾集」。3 年（1104）《慈覺禪師教化集》刊行，署「鎮陽洪濟禪院慈覺和尚勸化文並偈」。4 年（1105）出任真州長蘆崇福禪院住持開堂。5 年（1105）師自云：「人生百歲，七十者稀。一年三百六十日，唯餘一日在。過此已往，便是孟春猶寒」。6 年（1106）佛涅槃日上堂後，到病起上堂，已是「金風乍扇，玉露初垂。」此後便無上堂紀錄。元照說：「俄聞暮秋，奄歸真寂」，應在是年九月以後遷化，世壽七十，僧臘四十左右。死後，門人擬為他編輯文集，並請元照提筆作序，可是未見該書，不知有無出版？或已亡佚。

以上對慈覺禪師宗賾之了解一概出於新文獻的出現及「CBETA 中文電子佛典檢索系統」的拾取，藉著草原民族的往來文獻及東土之域外珍藏，對宗賾慈覺禪師之名號、籍貫及生平做了不少諟正，著作也有了不少的補實，尤其新工具的善加利用及新資料的追索，對於研究者的幫助，無疑是本篇撰寫後之微薄心得和感觸。

附錄：慈覺禪師宗賾作品增補目[82]

各書卷次／篇名	《禪苑清規》卷・篇次	TK132 第 82-127 頁《慈覺禪師勸化文》篇次	其它出處
〈龜鏡文〉	08.01		
〈坐禪儀〉	08.02	08 [83]	《緇門警訓》卷 1
〈自警文〉	08.03	09 [84]	《緇門警訓》卷 1
〈一百二十問〉	08.04		
〈誡沙彌〉	08.05		
〈沙彌受戒文〉	09.01		
〈訓童行〉	09.02		
〈勸檀信〉	10.01	10〈在家脩行儀〉[85]	《歸元直指集》卷 1
〈齋僧儀〉	10.02		
〈百丈規繩頌〉[86]	10.03		【62 首】
〈新添濾水法（並頌）〉[87]	10.04		《勅修百丈清規》卷 5、《禪林象器箋》卷 28、又名〈濾水囊〉（慈覺大師賾公集經律凡三十一偈
〈蓮池勝會錄文〉		01 [88]	《樂邦文類》卷 2、《如來香》卷 12、《龍舒淨土文》卷 11、《歸元直指》卷上第 12、《淨土全書》卷上〈勸參禪人兼修淨土 12〉、石碑文

[82] 本附錄曾刊於《故宮學術季刊》，作「表二：慈覺禪師宗賾現存作品增補總目互見表」，今稍修訂及簡化。見王三慶：〈從慈覺禪師的相關作品看禪宗燈書的編纂問題〉，頁 31-68。

[83] 此篇宋・宗賾集：《（重雕補註）禪苑清規》，卷 8，頁 544c19-545b4，題作「坐禪儀」。亦見載於元・永中補，明・如巹續集：《緇門警訓》，卷 1，頁 1047b11-c20，題作「長蘆慈覺賾禪師坐禪儀」。今據底本迻錄外，一律援用《大正藏》之舊稱；又元・德煇重編：《勅修百丈清規》，卷 5，頁 1143a3-b2，亦有存錄。

[84] 本篇宋・宗賾集：《（重雕補註）禪苑清規》，卷 8，頁 549c19-550a6 亦錄，今並取作校本。亦見載於元・永中補，明・如巹續集：《緇門警訓》，卷 1，頁 545b5-13，題作「自警文」。

[85] 本篇宋・宗賾集：《（重雕補註）禪苑清規》，卷 10，頁 549c19 載錄，題作「勸檀信」。

[86] 本篇自宋・宗賾集：《（重雕補註）禪苑清規》，卷 10，頁 550a15-553b23 輯出。

[87] 本文據宋・宗賾集：《（重雕補註）禪苑清規》，卷 10，頁 553 下欄-556 上欄迻錄。

[88] 此篇宋・宗曉編：《樂邦文類》，卷 2，頁 177b20-178c17、明・宗本集：《歸元直指集》，卷 1，頁 434c12-435b10 題：「長蘆賾禪師勸參禪人兼修淨土　十二」，文字已經刪節簡化，且多異文。明・李贄集：《淨土決》，頁 499b17-c22 僅載末段，今據《慈覺禪師勸化文》原題。「蓮池」諸本作「蓮華」，雖可通，未若底本佳勝，故題目及內文均用沿用底本而不改動。

〈念佛懺悔文〉		02 [89]	《華嚴經海印道場懺儀》卷 42「附慈覺懺悔文」
〈念佛發願文〉		03 [90]	《樂邦文類》卷 2 念佛迴向發願文、《如來香》卷 12、《禮念彌陀道場懺法》卷 7
〈發菩提心文〉		04 [91]	TK323 較為簡略，乃宋刻後出本
〈勸念佛頌四首〉		05〈念佛防退方便〉[92]（四首）	《樂邦文類》卷 5、《蓮邦詩選》卷 1、《西舫彙征》卷上、《佛祖統紀》卷 27、第 6 冊俄藏 B2《往生極樂偈》為元寫冊頁本，〈白眾等各誦往生極樂偈〉，為《慈覺禪師勸化文》〈勸念佛頌四首〉前二首外，後多二偈。
〈淨土頌〉【13 首】		06 [93]	《樂邦文類》卷 5、《蓮邦詩選》
〈戒酒肉文〉		07 [94]	
〈事親佛事〉		11	
〈豪門佛事〉		12	
〈軍門佛事〉		13	
〈鄽中佛事　普		14	

[89] 本篇唐・慧覺錄，宋・普瑞補註，明・木增訂正，讀徹參閱，正止治定：《華嚴經海印道場懺儀》，收入《卍續藏經》第 74 冊，卷 42，頁 354a21-c12，所附未校本甲原題「附慈覺懺悔文」。

[90] 本篇宋・宗曉編：《樂邦文類》，卷 2，頁 178b16-c17 載錄，題作「念佛迴向發願文　同前」，置於上篇及下篇之後。又清・唐時編：《如來香》，卷 12，題作：「念佛迴向發願文　宗賾」。另元・王子成集：《禮念彌陀道場懺法》，收入《卍續藏經》第 74 冊，卷 7，頁 108a8-b15，雖不署名，文字相同。

[91] 本篇諸書不載，彌足珍貴。內文篇前題目作〈發菩提心要略法門〉。又《俄藏黑水城文獻》第 5 冊，頁 86，TK323 為宋刻本〈發菩提心要略法門〉，標題下署「慈覺禪師依《花嚴》《悲華》等經集」其本文至「如是三說」止，較為簡略，應是後出本。

[92] 此篇收入《俄藏黑水城文獻》第 6 冊，B2《往生極樂偈》為元寫冊頁本，首抄〈白眾等各誦往生極樂偈〉，次頁乃錄「唐・彥琮法師集」之〈往生極樂偈〉。第一部分不題作者，然實為《慈覺禪師勸化文》〈勸念佛頌四首〉前二首，其後更有「普願眾生苦輪息，揔願除熱得清涼。皆發无上菩提心，同出愛河登彼岸。無邊煩惱斷，無上法門修。誓度諸眾生，皆願成佛道。」二偈。宋・宗曉編：《樂邦文類》，頁 219b11-19；以【原】寬永 7 年刊宗教大學藏本及【甲】刊本，宗教大學藏，迻錄校勘，其中卷 5 亦錄本文，題作：〈勸念佛頌（四首）〉，其中第一、二首即為「辨頌二首」，第三、四首則誤攔於〈西方淨土頌〉最後一首末句「此惡未嘗聞」之後，今據以移回補入，並改「二首」為「四首」。又底本無〈西方〉二字，據《大正藏》補，以醒文意。又明・廣貴輯：《蓮邦詩選》，頁 799b1-5，僅選錄前二首，疑當時已被割裂或受此集影響。

[93] 宋・宗曉編：《樂邦文類》，頁 165a7，以【原】寬永 7 年刊宗教大學藏本及【甲】刊本，宗教大學藏，迻錄校勘，其中卷 5 亦錄本文，題作：〈西方淨土頌〉，共 13 首，《大正藏》第 47 冊，頁 219b20-220a14。

[94] 自此〈戒酒肉文〉一篇起下迄〈公門佛事　并頌【10 首】〉，凡有六篇類，皆諸書所不載，深具輯佚價值。椎名宏雄整理本文句須待斟酌商榷者猶多。

勸諸行百戶，脩真實慈悲行。〉			
〈公門佛事　并頌【10首】〉		15	
〈人生未悟歌二道〉輔國大師撰〈未悟歌〉郎師		16.1 [95] 16.2	已明註輔國大師撰，蓋為郎思孝，而非宗賾作品。下篇明註郎師，實為同人。
《真州長蘆崇福禪院第八代慈覺賾和尚語錄》	增補 1		駒澤大學圖書館江田文庫藏本
〈誡洗麵文〉及 40 首詩偈[96]	增補 2		《緇門警訓》卷 8
〈水陸緣起〉[97]	增補 3		《施食通覽》
《父母恩重經變經文偈頌》[98]	增補 4		《如來廣孝十種報恩道場儀》雲南阿吒力教經典
〈投佛祈求嗣息〉、〈十恩德〉、《大藏報父母恩德經》	增補 5		＋大足〈十恩德〉＋《大藏報父母恩德經》
《金光明經・序》	增補 6		《大藏正》第 16 冊（no.663）
〈念佛防退方便文〉	增補 7		《如來香》卷 12
〈念佛迴向發願文〉	增補 8		《如來香》卷 12
〈投機頌〉等禪機語錄[99]共 4 首	增補 9		《建中靖國續燈錄》卷 18

95 本篇及下篇諸書不載，亦非慈覺大師宗賾作品，故題目下署「輔國大師撰」、「郎師撰」，實為一人。椎名宏雄整理本文句須待斟酌。

96 本篇據《緇門警訓》卷 8 迻錄。元・永中補，明・如巹續集：《緇門警訓》，卷 8，頁 1082c29-1084a10 迻錄。

97 本篇見《施食通覽》援引。宋・宗曉：《施食通覽》，收入《卍續藏經》第 57 冊，頁 114b13-115a22。

98 本篇據《父母恩重經變經文偈頌》（原篇題〈投佛祈求嗣息〉）迻錄。陳明光整理：《父母恩重經變經文偈頌》，收入《藏外佛教文獻》第 4 冊（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頁 292a19-293a7。

99 本文據《建中靖國續燈錄》迻錄。宋・惟白集：《建中靖國續燈錄》，卷 18，頁 754c13-755a19。該書作者為宋・法雲寺住持佛國禪師惟白編集於建中靖國元年（1101）。再者，《嘉泰普燈錄》卷 5 在「真定府洪濟慈覺宗賾禪師」之後亦錄其禪機語錄。見宋・正受編：《嘉泰普燈錄》，卷 5，頁 319c8-23；另杭州靈隱寺普濟於南宋淳祐 12 年（1252）所集《五燈會元》，卷 16，「真州長蘆宗賾慈覺禪師」，頁 343b24-c16、633b16-634a14，亦編載其語錄，而明・通容集：《五燈嚴統》，卷 16，「真州長蘆宗賾慈覺禪師」，則全文襲用，一字不易。凡此三系，內容互有別異，據年代，以《建中靖國續

結勝蓮華社，著〈勸孝文〉一百二十篇			雲南阿吒力教經典《如來廣孝十種報恩道場儀》卷 2：「儒釋以孝為宗」（CBETA, GA045, no.49, p.114a7-11）、《淨土晨鐘》卷 10
《葦江集》長蘆慈覺賾禪師、長蘆宗賾師頌、〈十六觀頌〉	殘佚		《佛祖統紀》卷 27：「三界炎炎如火聚，道人未是安身處。蓮池勝友待多時，收拾身心好歸去。目想心存望聖儀，直須念念勿生疑。它年淨土花開處，記取娑婆念佛時。此頌最在人口(〈蓮花勝會錄文〉及〈淨土頌〉、〈十六觀頌〉，並見所著《葦江集》)」（CBETA 2020.Q1, T49, no.2035, pp. 278c28-279a3）、《中國佛寺史志彙刊》第 10 冊 No.9《普陀洛迦新志》
《孝行錄》	（佚）		《如來廣孝十種報恩道場儀》雲南阿吒力教經典

燈錄》為底本，與《嘉泰普燈錄》內容全然不同，故可合編為一，至於《五燈會元》乃二書內容之選本，僅是不影響文義的個別字差異。又有關宋元版禪籍問題，請參閱椎名宏雄：《宋元版禪籍の研究》，頁 19-601。

徵引文獻

一、原典文獻

（一）重要叢書、資料庫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臺北：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hines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ssociation）。（以下簡稱「CBETA」）

《大正新修大藏經》，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3。（以下簡稱「《大正藏》」）

《大藏新纂卍續藏經》，臺北：白馬精舍印經會，2000。（以下簡稱「《卍續藏經》」）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德堡分所、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編：《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部分）第 1-6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2000。

（二）專書、論文

唐・柳宗元：《龍城錄》，收入《百川學海》第 1 冊，臺北：新興書局，1969。

唐・慧覺錄，宋・普瑞補註，明・木增訂正，讀徹參閱，正止治定：《華嚴經海印道場懺儀》，收入《卍續藏經》第 74 冊。（CBETA, X74, no.1470）

宋・元照：《芝園集》，收入《卍續藏經》第 59 冊。（CBETA, X59, no.1105）

宋・正受編：《嘉泰普燈錄》，收入《卍續藏經》第 79 冊。（CBETA, X79, no.1559）

宋・志槃：《佛祖統紀》，收入《大正藏》第 49 冊。（CBETA, T49, no.2035）

宋・宗曉：《施食通覽》，收入《卍續藏經》第 57 冊。（CBETA, X57, no.961）

宋・宗曉編：《樂邦文類》，收入《大正藏》第 47 冊。（CBETA, T47, no.1969A）

宋・宗賾集：《（重雕補註）禪苑清規》，收入《卍續藏經》第 63 冊。（CBETA, X63, no.1245）

宋・宗賾：〈發菩提心要略法門〉，收入《俄藏黑水城文獻》第 5 冊，頁 86。（TK323）

宋・宗賾：《往生極樂偈》，收入《俄藏黑水城文獻》第 6 冊。

＊宋・宗賾：《真州長蘆崇福禪院第八代慈覺賾和尚語錄》（《慈覺禪師語錄》），東京：駒澤大學圖書館江田文庫藏。

＊宋・宗賾著，蘇軍點校本：《禪苑清規》，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

宋・惟白集：《建中靖國續燈錄》，收入《卍續藏經》第 78 冊。（CBETA, X78, no.1556）

宋・惟勉編次：《叢林校定清規總要》，收入《卍續藏經》第 63 冊。（CBETA, X63, no.1249）

宋・普惠編：《洪濟禪院慈覺和尚勸化文並偈頌》（尾題作《慈覺禪師勸化文》），收入《俄藏黑水城文獻》第 3 冊，頁 82-127。（TK132）

宋・普濟集：《五燈會元》，收入《卍續藏經》第 80 冊。（CBETA, X80, no.1565）

宋・劉攽：《彭城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35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元・弌咸編：《禪林備用清規》，收入《卍續藏經》第 63 冊。（CBETA, X63, no.1250）

元・王子成：《禮念彌陀道場懺法》，收入《卍續藏經》第 74 冊。（CBETA, X74, no.1467）

元・永中補，明・如巹續集：《緇門警訓》，收入《大正藏》第 48 冊。（CBETA, T48, no.2023）

元・自慶編述：《增修教苑清規》，收入《卍續藏經》第 57 冊。（CBETA, X57, no.968）

元・省悟編述：《律苑事規》，收入《卍續藏經》第 60 冊。（CBETA, X60, no.1113）

元・脫脫：《宋史》，臺北：鼎文書局，1977。

元・普度編：《廬山蓮宗寶鑑》，收入《大正藏》第 47 冊。（CBETA, T47, no.1973）

元・德輝重編：《勅修百丈清規》，收入《大正藏》第 48 冊。（CBETA, T48, no.2025）

明・大佑集：《淨土指歸集》，收入《卍續藏經》第 61 冊。（CBETA, X61, no.1154）

明・正寂註：《淨土生無生論註》，收入《卍續藏經》第 61 冊。（CBETA, X61, no.1167）

明・朱時恩：《佛祖綱目》，收入《卍續藏經》第 85 冊。（CBETA, X85, no.1594）

明・李贄集：《淨土決》，收入《卍續藏經》第 61 冊。（CBETA, X61, no.1157）

明・宗本集：《歸元直指集》，收入《卍續藏經》第 61 冊。（CBETA, X61, no.1156）

明・居頂輯：《續傳燈錄》，收入《大正藏》第 51 冊。（CBETA, T51, no.2077）

明・明河：《補續高僧傳》，收入《卍續藏經》第 77 冊。（CBETA, X77, no.1524）

明・通容集：《五燈嚴統》，收入《卍續藏經》第 80-81 冊。（CBETA, X80-81, no.1567-

1569）

明・袾宏述：《阿彌陀經疏鈔》，收入《卍續藏經》第 22 冊。（CBETA, X22, no.424）

明・道忞編修，吳侗集：《禪燈世譜》，收入《卍續藏經》第 86 冊。（CBETA, X86, no.1601）

明・廣貴：《蓮邦詩選》，收入《卍續藏經》第 62 冊。（CBETA, X62, no.1207）

清・周克復纂：《淨土晨鐘》，收入《卍續藏經》第 62 冊。（CBETA, X62, no.1172）

清・俞行敏重輯：《淨土全書》，收入《卍續藏經》第 62 冊。（CBETA, X62, no.1176）

清・唐時編：《如來香》，收入《國家圖書館善本佛典》第 52 冊，臺北：國家圖書館藏。（CBETA, D52, no.8951）

清・彭希涑述，彭際清記：《淨土聖賢錄》，收入《卍續藏經》第 78 冊。（CBETA, X78, no.1549）

清・超永編輯：《五燈全書》，收入《卍續藏經》第 82 冊。（CBETA, X82, no.1571）

清・瑞璋輯：《西舫彙征》，收入《卍續藏經》第 78 冊。（CBETA, X78, no.1551）

清・德真輯：《淨土紺珠》，收入《卍續藏經》第 62 冊。（CBETA, X62, no.1202）

清・濟能纂輯：《角虎集》，收入《卍續藏經》第 62 冊。（CBETA, X62, no.1177）

〔日〕淥田一念編：《西方直指》，收入《卍續藏經》第 61 冊。（CBETA, X61, no.1163）

二、近人論著

＊王三慶：〈從慈覺禪師的相關作品看禪宗燈書的編纂問題〉，《故宮學術季刊》38：4（2021.6），頁 31-68。

宋坤：〈慈覺禪師生平補考〉，《西夏研究》4（2010.11），頁 20-26。

＊宋坤：《俄藏黑水城宋慈覺禪師《勸化集》研究》，石家莊：河北師範大學哲學與人文科學學科專業碩士學位論文，2010。

李小榮：〈慈覺禪師宗頤佚詩補輯〉，《古籍研究》45（2004.7），頁 142-150。

李輝、馮國棟：〈俄藏黑水城文獻《慈覺禪師勸化集》考〉，《敦煌研究》2（2004.4），頁 104-106。

侯沖：〈宗賾《孝行錄》及其與大足寶頂勸孝石刻的關係》〉，《中國佛學》2：2

（1999.10），頁 175-194；後收入胡文和主編：《西南石窟文獻》第 5 卷，梁公卿總編：《中國西南文獻叢書》第 8 輯，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2003，頁 234-254。

侯沖：〈宋僧慈覺宗賾新考〉，收入重慶大足石刻藝術博物館編：《大足石刻研究文集》第 5 集，重慶：重慶出版社，2005，頁 261-272。

陳明光整理：《父母恩重經變經文偈頌》，收入《藏外佛教文獻》第 4 冊，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

陳明光：〈大足寶頂山《報德經變》慈覺禪師宗賾溯源〉，《佛學研究》13（2004.6），頁 252-260。

陳漢為：《宗賾《禪苑清規》中宋代僧伽生活之探究》，宜蘭：佛光大學佛教學系碩士學位論文，2011。

＊湛如：《《禪苑清規》研究：附《禪苑清規》校釋》，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

＊陽珺：《宋僧慈覺宗賾新研》，上海：上海師範大學宗教學科專業碩士學位論文，2012。

馮國棟、李輝：〈慈覺宗賾生平著述考〉，收入中華佛學研究編審委員會編：《中華佛學研究》第 8 輯，臺北：中華佛學研究所，2004，頁 235-248。

＊黃啟江：《北宋佛教史論稿》，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

楊倩描：〈北宋《真定府洪濟禪院敕文箚子碑》考析〉，《河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6（2012.11），頁 36-42。

楊曾文：《宋元禪宗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

溫玉成、劉建華：〈佛教考古兩得〉，《佛學研究》11（2002.6），頁 354-358。

劉淑芬：〈《禪苑清規》中所見的茶禮與湯禮〉，《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8：4（2007.12），頁 629-670。

劉賢高：〈寶頂大佛灣第 15 號龕鐫「慈覺大師」考略〉，收入郭相穎主編：《大足石刻研究文集》第 3 輯，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2，頁 301-308。

趟哲偉：〈長蘆宗賾及其《禪苑清規》初探〉，《新亞論叢》7（2005.6），頁 18-24。

〔日〕小坂機融：〈『禅苑清規』の変容過程について——高麗板『禅苑清規』の考察を介して〉，《印度學仏教學研究》20：2（1972.3），頁 720-724。

〔日〕小坂機融：〈金沢文庫本「禅苑清規」と高麗版「禅苑清規」との関連について〉，《金沢文庫研究》18：4（1972.4），頁 1-8。

〔日〕日置孝彦：〈長蘆宗頤にみられる念仏の理解〉，《印度學仏教學研究》26：2（1978.3），頁 848-851。

〔日〕永井政之：〈北宋禅林の行事について——禅苑清規の一段をめぐつて〉，《印度學仏教學研究》32：1（1983.12），頁 284-288。

〔日〕永井政之：〈中國禅の民衆教化について——長蘆宗頤の場合〉，《印度學仏教學研究》34：1（1985.12），頁 291-298。

〔日〕成河峰雄：〈「禅苑清規」尊宿遷化の研究（二）出喪以降〉，《禪研究所紀要》17（1989.3），頁 73-110。

〔日〕佐藤達玄：〈禅苑清規よりみた叢林の生活威儀〉，《印度學仏教學研究》30（1973.9），頁 71-82。

〔日〕林德立：〈『禅苑清規』は如何に変遷してきたのか——高麗版の巻頭及び巻尾を介して〉，《印度學仏教學研究》56：2（2008.3），頁 729-732。

〔日〕林德立：〈《禅苑清規》の研究——編者長蘆宗賾の生沒年を中心として〉，《印度學仏教學研究》57：1（2008.12），頁 71-74。

〔日〕近藤良一：〈長芦宗賾について〉，《印度学仏教学研究》14：2（1966.3），頁 280-283。

〔日〕近藤良一：〈禅苑清規に於ける浄土思想——その思想史的起源〉，《北海道駒澤大學研究紀要》1（1967.1），頁 25-44。

〔日〕柴田泰：〈蓮社列祖としての延寿と宗賾〉，《印度學仏教學研究》48：1（1999.12），頁 190-195。

〔日〕椎名宏雄：〈北宋叢林の經濟生活について——『禪苑清規』中心の考察〉，《印度學仏教學研究》15：2（1967.3），頁 632-633。

＊〔日〕椎名宏雄：《宋元版禪籍の研究》，東京：大東出版社，1993。

〔日〕椎名宏雄：〈黒水城文献『慈覚禅師勧化集』の出現〉，《駒沢大学仏教学部研究紀要》62（2004.3），頁 15-42。

〔日〕椎名宏雄：〈『禅苑清規』成立の背景〉，《印度學仏教學研究》53：1（2004.12），頁 149-157。

＊〔日〕椎名宏雄：〈慈覺禪師語錄（翻刻）〉，《駒沢大学禅研究所年報》20（2008.12），頁 169-224。

＊〔日〕椎名宏雄：〈長蘆宗賾撰『慈覚禅師語録』の出現とその意義〉，《印度學仏教學研究》57：2（2009.3），頁 744-750。

〔日〕鏡島元隆：〈金沢文庫本「禅苑清規」について〉，《金沢文庫研究》14：3（1968.3），頁 1-6。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Huang Chi Chiang, *Bei Song Fo Jiao Shi Lun Gao*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Buddhism in the Northern Song]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1997).

Shiina Koyu, "The Analects of Zen Master Cikaku (reprint)" in *Annual report of the Zen Institute, Komazawa University* 20 (Dec. 2008), pp. 169-224.

Shiina Koyu, "The Appearance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Quotations of Zen Master Cijue* Compiled by Chang Lu Zong Ze" in *The Japanese Association of Indian and Buddhist Studies* 57.2 (Mar. 2009), pp. 744-750.

Shiina Koyu, *So Gen Ban Zen Seki no Kenkyu* [A Study of Zen Books in the Song and Yuan Editions] (Tokyo: Daitōshuppansha, 1993).

Song Kun, *E Cang Hei Shui Cheng Song Ci Ju Chan Shi Quan Hua Ji Yan Jiu* [The Study of Song's Cijue Zen Master Quan Hua Ji in Heishui City Documents Stored in Russian] (Shijiazhuang: Master's Thesis of Philosophy and Humanities of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2010).

St. Petersburg Branch of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 of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E Cang Hei Shui Cheng Wen Xian (Hanwen)* [Khara-Khoto's Manuscripts Collected in Russia (Chinese part)] Vol.1-6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1996-2000).

Wang San Ching, "The Compilation of Chan Buddhist Books as Seen from Related Works by Chan Master Cijue" in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Research Quarterly* 38.4 (Jun. 2021), pp. 31-68.

Yang Jun, *Song Seng Ci Jue Zong Ze Xin Yan* [A New Study of Ci Jue] (Shanghai: Master's Thesis of Religious Discipline of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2012).

Zhan Ru, *Chan Yuan Qing Gui Yan Jiu-Fu Chan Yuan Qing Gui Xiao Shi* [The Zen Monastery Purity Code: With a Proofreading]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4).

[*Song*] Zong Ze, *Chan Yuan Qing Gui* [Zen Monastery Purity Codes] (Zhengzhou:

Zhongzhou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Co., Ltd., 2001).

[*Song*] Zong Ze, *Zhen Zhou Zhang Lu Chong Fu Chan Yuan Di Ba Dai Ci Jue Ze He Shang Yu Lu* [Quotations of Zen Master Cijue] (Tokyo: Komazawa University Library Eda-Bunko).